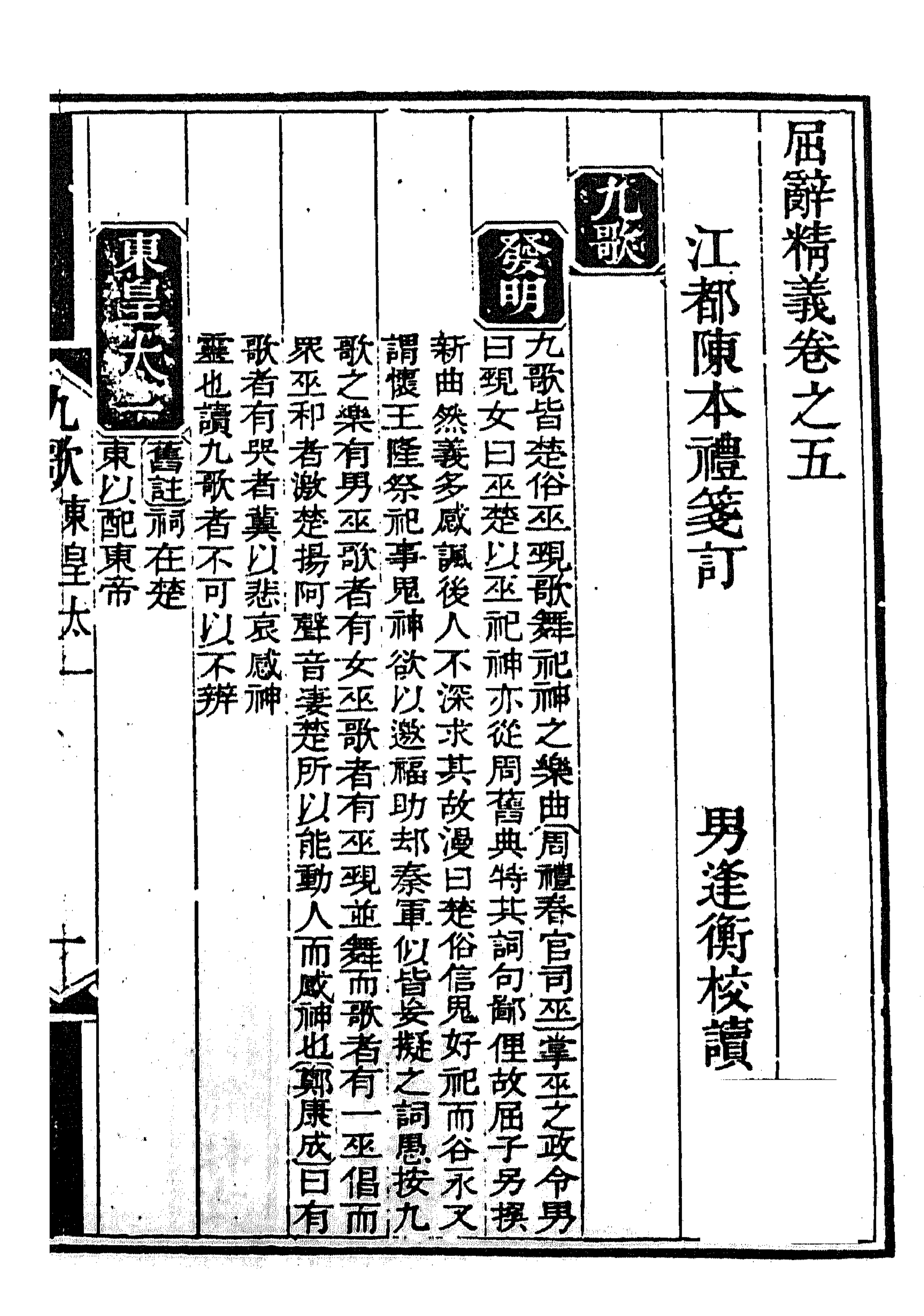
屈辭精義



屈辭精義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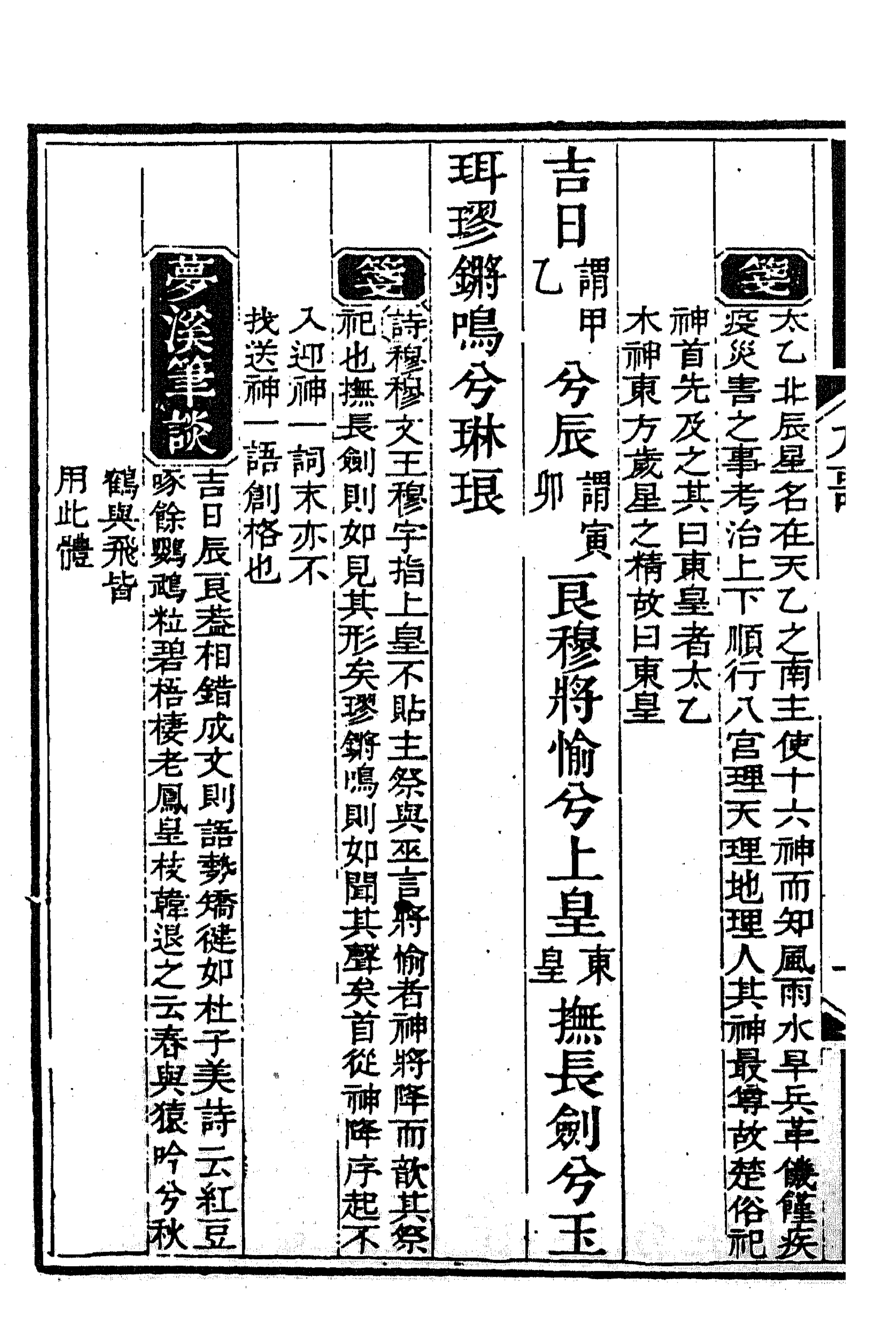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九歌

發明　九歌皆楚俗巫覡歌舞祀神之樂曲〔周禮春官司巫〕掌巫之政令男曰覡女曰巫楚以巫祀神亦從周舊典特其詞句鄙俚故屈子另撰新曲然義多感諷後人不深求其故漫曰楚俗信鬼好祀而谷永又謂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軍似皆妄擬之詞愚按九歌之樂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覡並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衆巫和者激楚揚阿聲音淒楚所以能動人而感神也〔鄭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讀九歌者不可以不辨

東皇太一

〔舊註〕祠在楚東以配東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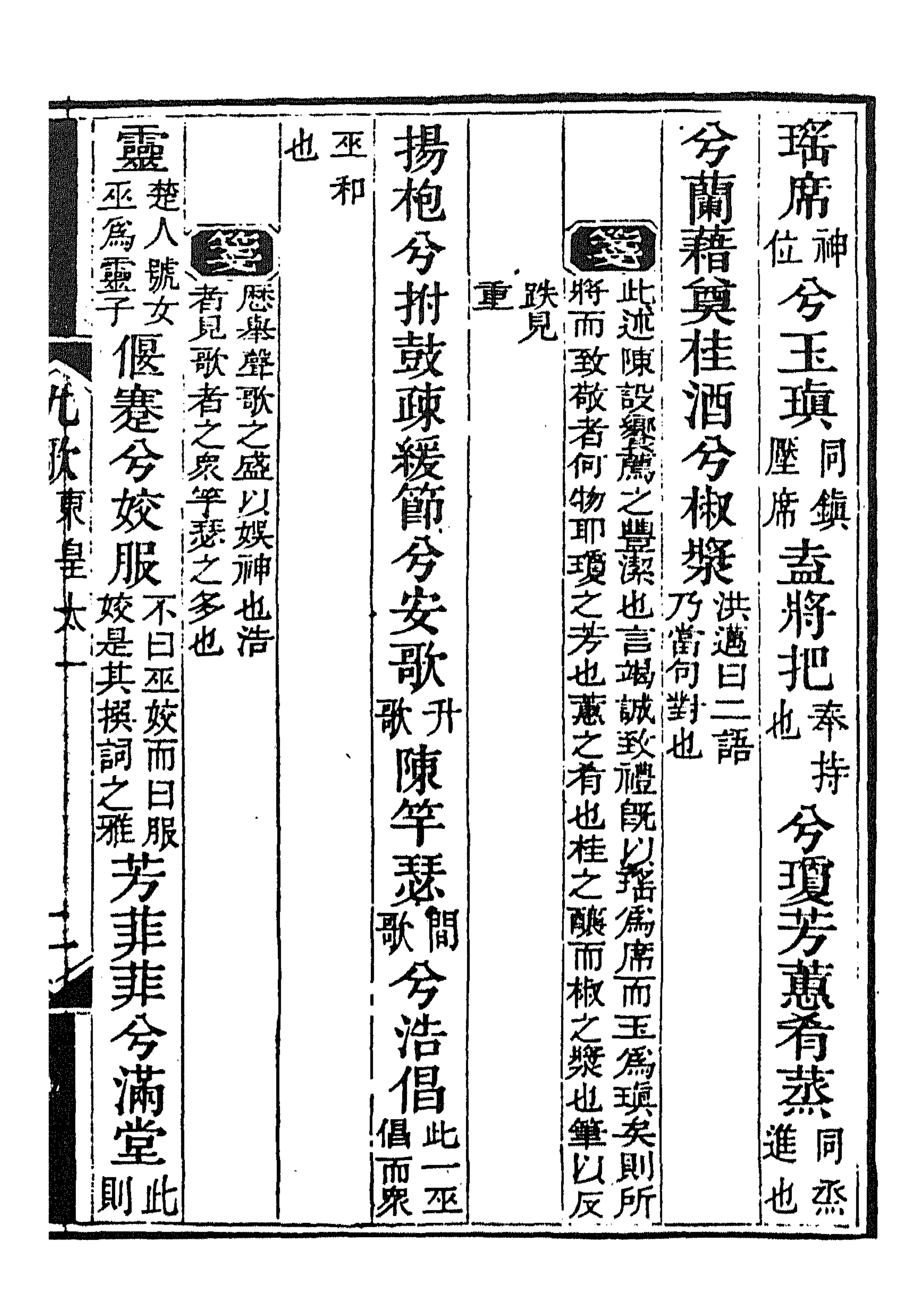


箋 太乙北辰星名在天乙之南主使十六神而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事考治上下順行八宮理天理地理人其神最尊故楚俗祀神首先及之其曰東皇者太乙木神東方歲星之精故曰東皇

吉日謂甲乙兮辰謂寅卯良穆將愉兮上皇東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箋 詩穆穆文王穆字指上皇不貼主祭與巫言將愉者神將降而歆其祭祀也撫長劍則如見其形矣璆鏘鳴則如聞其聲矣首從神降序起不入迎神一詞末亦不找送神一語創格也

夢溪筆談 吉日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皆用此體



瑤席〔神位〕兮玉瑱〔同鎮壓席〕盍將把〔奉持也〕兮瓊芳蕙肴蒸〔同烝進也〕

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洪邁曰二語乃當句對也〕

箋　此述陳設饗薦之豐潔也言竭誠致禮既以瑤爲席而玉爲瑱矣則所將而致敬者何物耶瓊之芳也蕙之肴也桂之醮而椒之漿也筆以反跌見重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升歌〕陳竽瑟〔間歌〕兮浩倡〔此一巫倡而衆巫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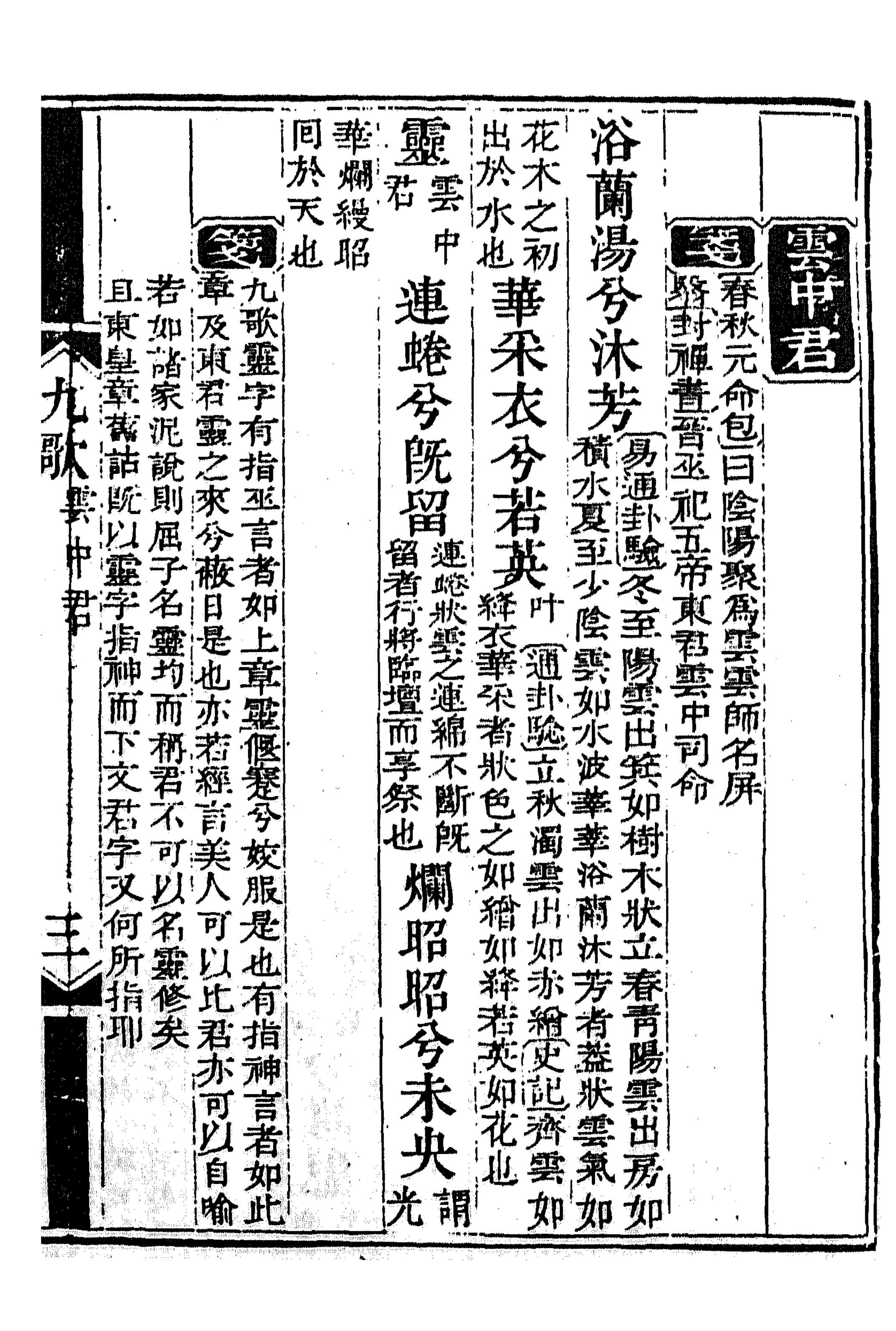
箋　歷舉聲歌之盛以娛神也浩者見歌者之衆竽瑟之多也

靈〔楚人號女巫爲靈子〕偃蹇兮姣服〔不曰巫姣而曰服姣是其撰詞之雅〕芳菲菲兮滿堂〔此則

花香人香一時並艷 五音紛兮繁會樂之亂 君東皇 欣欣兮樂康與篇首愉字相應

箋 人謂離騷無艷語非通論也騷從三百來詩不云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又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皆風雅之極則以宋廣平之鐵石心腸梅花有賦以陶靖節之甘貧石隱猶賦閒情文人之筆何所不有況此章屈子之用意尤深蓋以姣巫之樂東皇喻鄭袖之惑懷王也故前不著一語迎神後不著一語送神突然而起劃焉而住爰於九歌第一章中卽隱寓此意以待千百後世明眼以一發其覆也王逸曰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義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讀者當於言外求之

何評 各章中大抵以神比君有望君心之一悟其妙處在不離不卽之間若必指定何人何事失之遠矣



雲中君

箋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聚爲雲雲師名屏翳封禪書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司命

浴蘭湯兮沐芳 易通卦驗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夏至少陰雲如水波華華浴蘭沐芳者蓋狀雲氣如花木之初出於水也 華采衣兮若英 叶 通卦驗立秋濁雲出如赤繒史記齊雲如絳衣華采者狀色之如繒如絳若英如花也

靈 雲中君 連蜷兮既留 連蜷狀雲之連綿不斷既留者行將臨壇而享祭也 爛昭昭兮未央 謂光華爛縵昭回於天也

箋 九歌靈字有指巫言者如上章靈偃蹇兮姣服是也有指神言者如此章及東君靈之來兮蔽日是也亦若經言美人可以比君亦可以自喩若如諸家泥說則屈子名靈均而稱君不可以名靈修矣且東皇章舊詁既以靈字指神而下文君字又何所指耶

何評 從雲者想見縹緲之致一結亦是不忘君之意耳

謇將憺安也兮壽宮爾雅壽星角亢也角亢為東方之宿壽宮者謂雲神朝起於角亢之次而憺安於壽星之舍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光者即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之意龍駕兮帝服龍駕子華子雲龍爲故能以龍爲駕帝服形容雲之彩色如帝服之絢爛也荀子雲五彩成文葛洪曰雲五色為慶三色為矞聊翱遊兮周章周章恇營貌翱遊者謂其行止不定又將營營他往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illegible] 雨降倏舉此借雲以比懷王之狂惑也易曰雲行雨施夫雲之所以為靈者在乎膏我下土其澤之所沾第其沛冀一州而有餘被四海而無

窮也今乃空具此密雲之勢亦猶楚徒恃其有方城漢水之險而不能
養兵息民惟務黷武裴陵之役圖得魏八邑信張儀約從伐秦絶齊貪
得商於六百里地卒致被欺兵連禍結此屈子之
所以有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之嘆也

湘君

箋　洞庭君山上有湘妃墓相傳爲堯之二女舜南巡溺於湘江而神遊於洞庭之淵故竹書帝舜即位三十年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於渭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後隨子封於商商行女英冢則岳之湘君湘夫人非堯女也明矣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天帝之女羅長源曰此二女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皆明燭光也按史記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對曰堯女舜妻則湘君湘夫人又相傳爲堯女久矣非宵明燭光也讀屈子所賦殆湘水之神楚俗之所祀者然二篇亦皆自喻不得於其君之詞非眞詠二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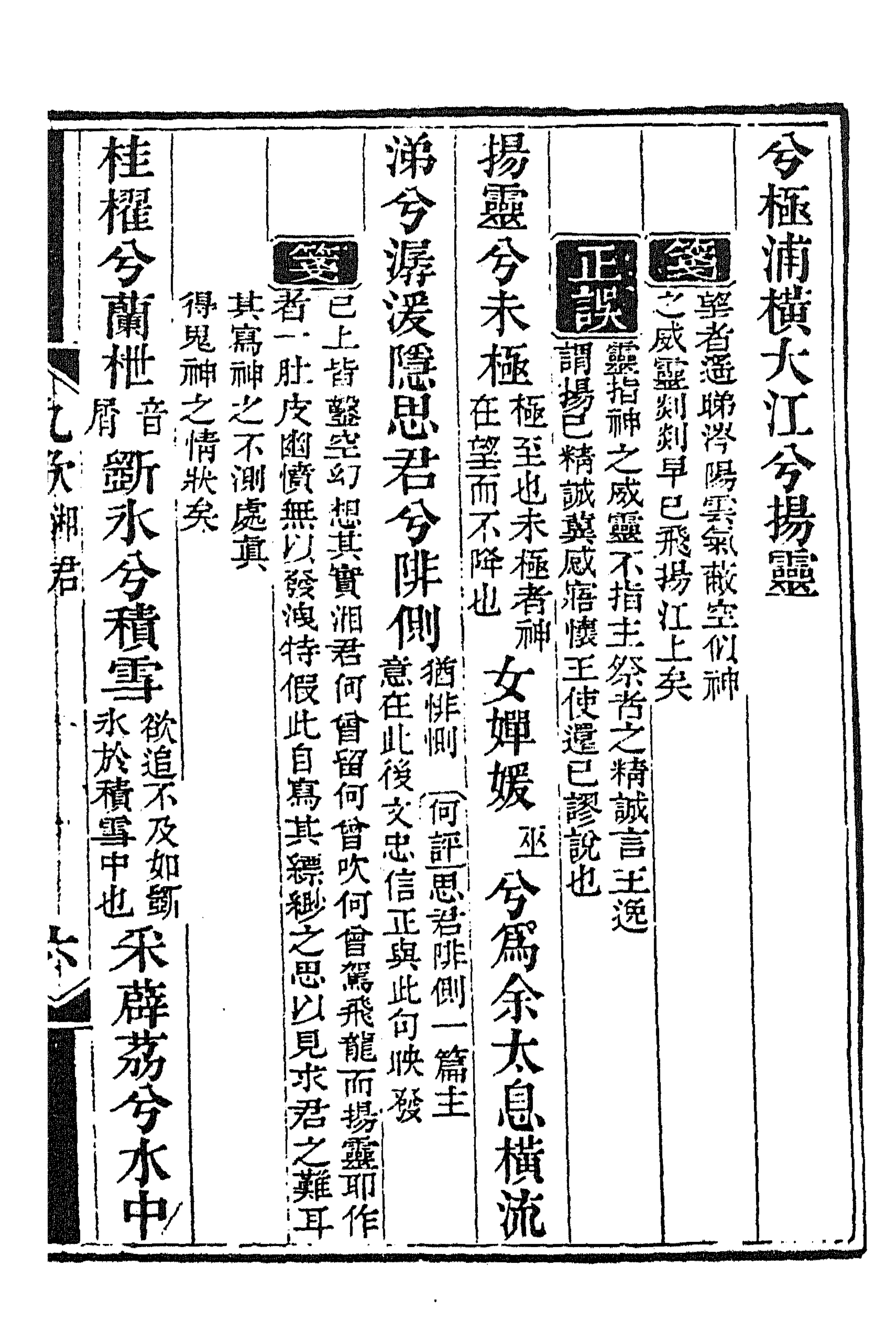
君（湘君）不行兮夷猶蹇（難行貌）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同妙）兮宜修（此指巫之容質既美又善修飾而能降神也）沛吾（主祭者自稱）乘兮桂舟（迎神之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恐其不來祝其無阻也）

【評】開首便見是恍惚之詞中洲句下應接望夫君二語乃先插入美要眇四語橫空隔斷以見巫之姣舟之美主人祭祀之誠君之不行而夷猶者胡為邛既怪之又疑之使下文望字乃躍然而出章法之妙獨有千古

望夫君兮未來 叶黎【王世貞】曰日暮碧雲盡佳人殊未來本此 吹參差 參差洞簫舜樂 兮誰思 迎之不來見其吹簫不知其思誰也

【評】此迎神未至之辭

駕飛龍 湘君所駕 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澧沅瀟湘之淵此蓋設祭於洞庭冀其邅道而臨於祭所也 薜荔帕 舊訛拍舟子抹額 兮蕙綢 袜[illegible] 蓀橈兮蘭旌 此即前所乘之桂舟遂見神既駕龍北征恐其路過不及於是又裝點舟子加以橈旌命其鼓櫂迷發而迎之也 望涔陽 涔陽浦在洞庭大江之間


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箋】望者遥睇涔陽雲氣蔽空似神之威靈剡剡早已飛揚江上矣

【箋】【正誤】靈指神之威靈不指主祭者之精誠言王逸謂揚已精誠冀感寤懷王使還已謬說也

揚靈兮未極極至也未極者神在望而不降也女嬋媛巫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猶悱惻

（何評）思君陫側一篇主意在此後文忠信正與此句映發

【箋】已上皆鑿空幻想其實湘君何曾留何曾吹何曾駕飛龍而揚靈耶作者一肚皮幽憤無以發洩特假此自寫其縹緲之思以見求君之難耳其寫神之不測處眞得鬼神之情狀矣

桂櫂兮蘭枻音屑斲冰兮積雪欲追不及如斲冰於積雪中也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水中無薜荔木末無芙蓉喻求神之空徃也）心不同兮媒（喻太息女巫）勞恩

不甚兮輕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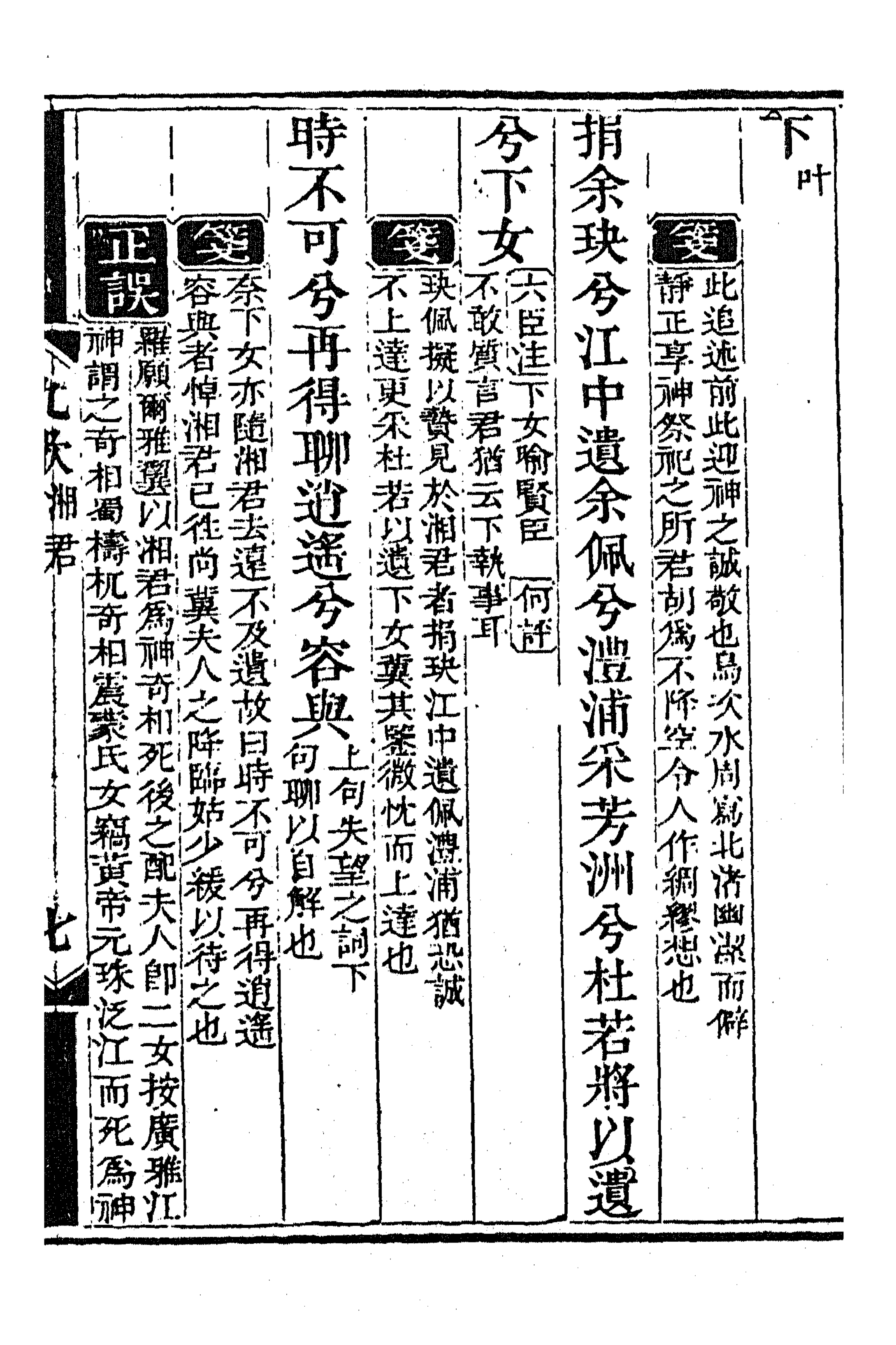
【辭鐙】此與湘夫人二章皆離騷求女之意媒勞二字即離騷媒拙之意求神自始至終不能一遇即離騷高邱無女閨中邃遠之義

石瀨（喻已）兮淺淺（叶箋）飛龍（喻神）兮翩翩交不忠兮（【何評】畧點正意）怨長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叶賢二字婉而多風）

【集註】言石瀨之水豈足容龍以比事神之禮薄而神不降也且與起下二句蓋交神之道不能誠故怨長期神之心不信確故神亦告我以不閒此反身自責之詞也石瀨二句合上節起比中又比

鼂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叶

【箋】此追述前此迎神之誠敬也鳥次水周爲北渚幽深而僻靜正享神祭祀之所君胡爲不降空令人作綢繆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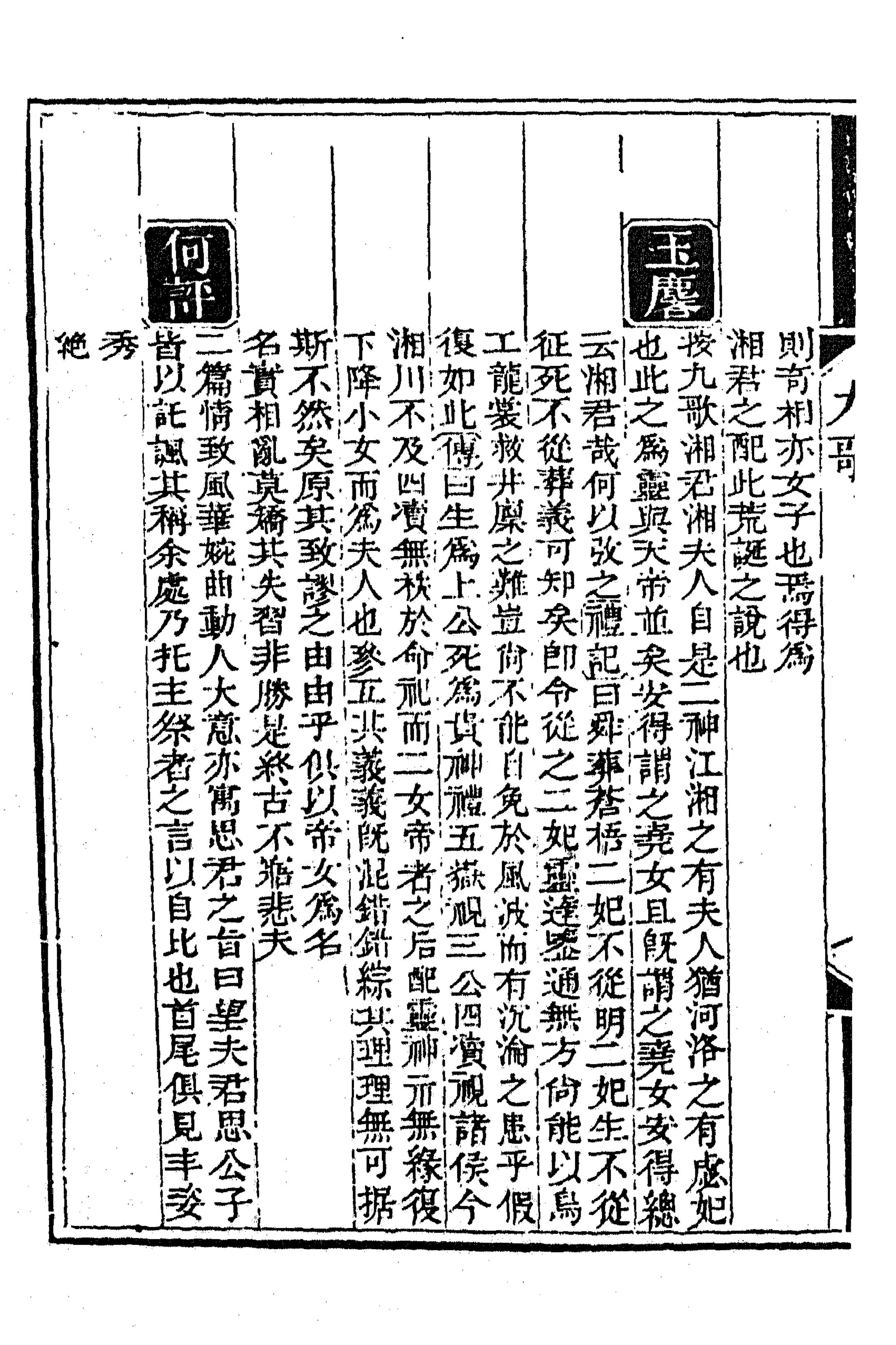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六臣注】下女喻賢臣【何評】不敢質言君猶云下執事耳

【箋】玦佩擬以贄見於湘君者捐玦江中遺佩澧浦猶恐誠不上達更采杜若以遺下女冀其鑒微忱而上達也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上句失望之詞下句聊以自解也

【箋】奈下女亦隨湘君去遠不及遺故曰時不可兮再得逍遙容與者悼湘君已往尚冀夫人之降臨姑少緩以待之也

【正誤】羅願爾雅翼以湘君爲神奇相死後之配夫人即二女按廣雅江神謂之奇相蜀檮杌奇相震蒙氏女竊黃帝元珠沈江而死爲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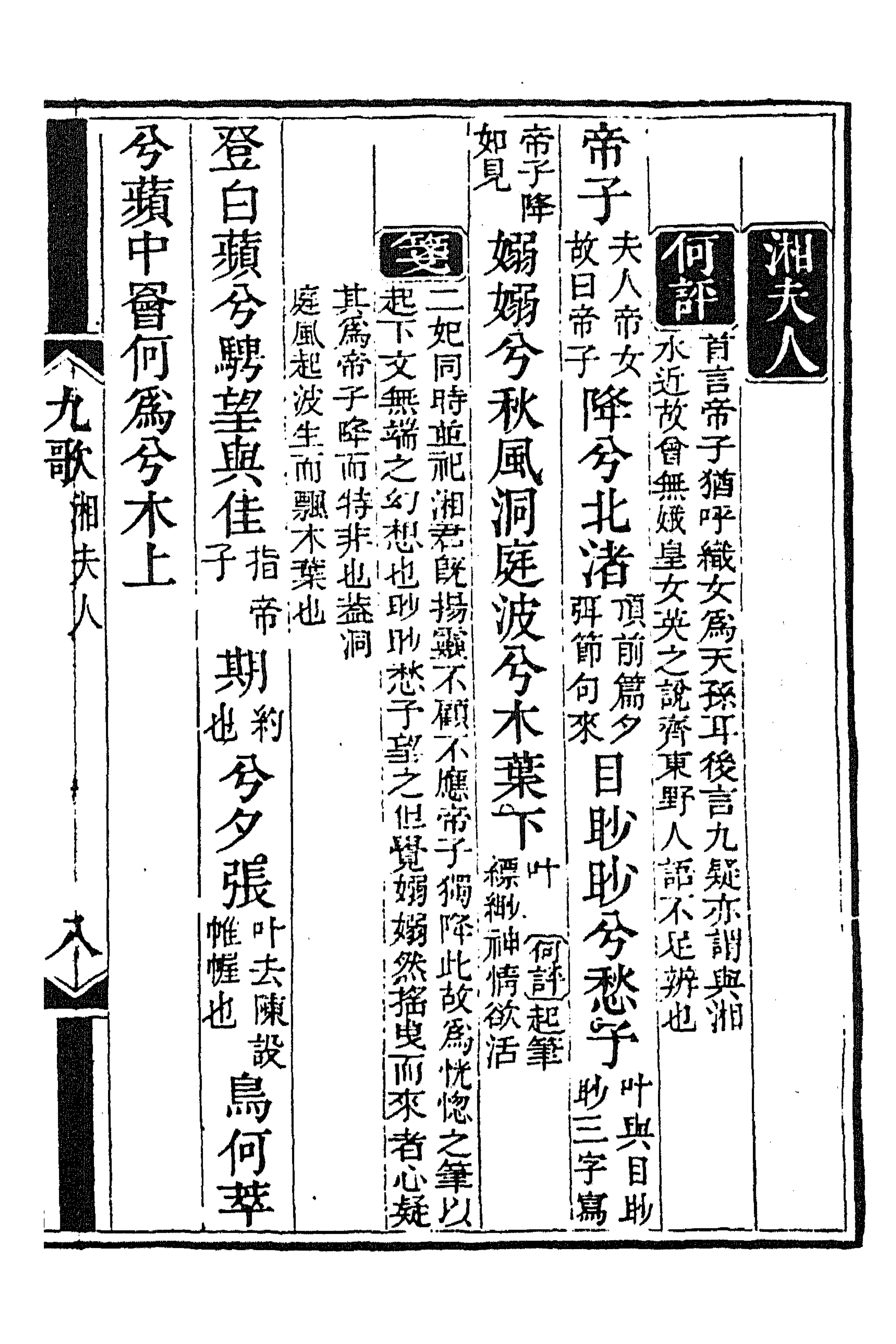
則奇相亦女子也焉得為
湘君之配此荒誕之說也

王廖

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帝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妃靈達鑒通無方尙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尙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沈溺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亓無緣復下降小女而為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悲夫

何評

二篇情致風華婉曲動人大意亦寓思君之旨曰望夫君思公子皆以託諷其稱余處乃托主祭者之言以自比也首尾俱見丰姿秀絶



湘夫人

何評 首言帝子猶呼織女爲天孫耳後言九疑亦謂與湘水近故會無娥皇女英之說齊東野人語不足辨也

帝子 夫人帝女故曰帝子 降兮北渚 頂前篇夕弭節句來 目眇眇兮愁予 叶與目眇眇三字寫

帝子降如見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叶 何評 起筆縹緲神情欲活

箋 二妃同時並祀湘君既揚靈不顧不應帝子獨降此故爲恍惚之筆以起下文無端之幻想也眇眇愁予望之但覺嫋嫋然搖曳而來者心疑其爲帝子降而特非也蓋洞庭風起波生而飄木葉也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 指帝子 期 約也 兮夕張 叶去陳設帷幄也 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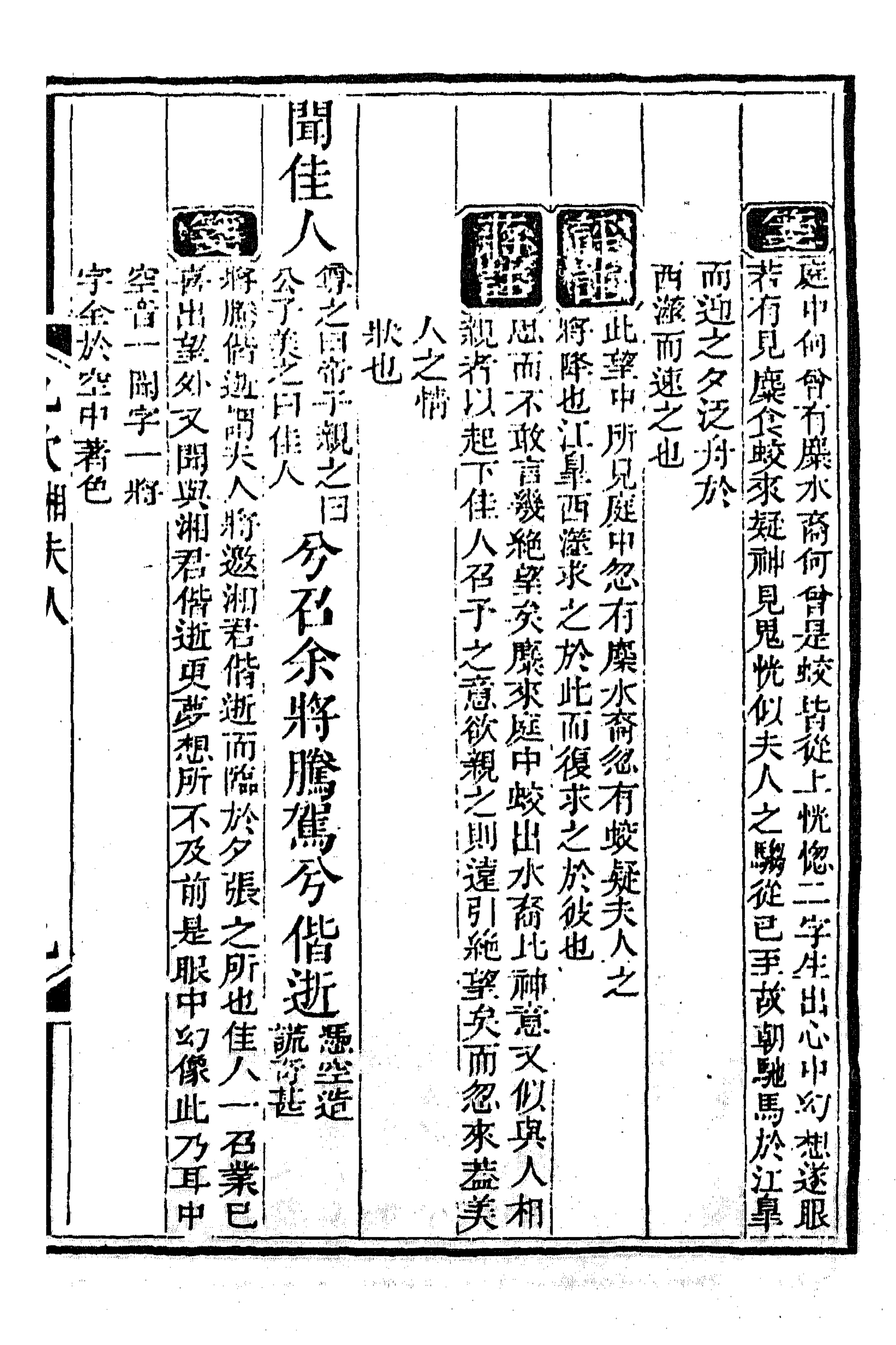
箋 蘋上豈能騁望登蘋而望悉屬空中設想且妄思盛設帷帳欲與帝子盟訂夕約豈非鳥萃蘋中罾掛木上空作營巢獲魚之想此自嘲自解之辭

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詩爲公子裳謂女公子故帝子亦稱公子）兮未敢言（叶顏）

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箋 此又設言公子若來沅則有茝矣澧則有蘭矣芳香之薦豈無足以當公子之一盼耶然思而不敢言者特恐未必肯來徒作惠然之想恍惚遠望惟有觀渚水之潺湲而已

麋（同麛）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水涯）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箋】庭中何曾有麋水裔何曾是蛟皆從上恍惚二字生出心中幻想遂眼若有見麋食蛟來疑神見鬼恍似夫人之騶從已至故朝馳馬於江皋而迎之夕泛舟於西澨而逆之也

【[illegible]】此望中所見庭中忽有麋水裔忽有蛟疑夫人之將降也江皋西澨求之於此而復求之於彼也

【[illegible]】思而不敢言幾絕望矣麋來庭中蛟出水裔比神意又似與人相親者以起下佳人召予之意欲親之則遠引絕望矣而忽來益美人之情狀也

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

舜之曰帝子親之曰公子美之曰佳人

憑空造謊得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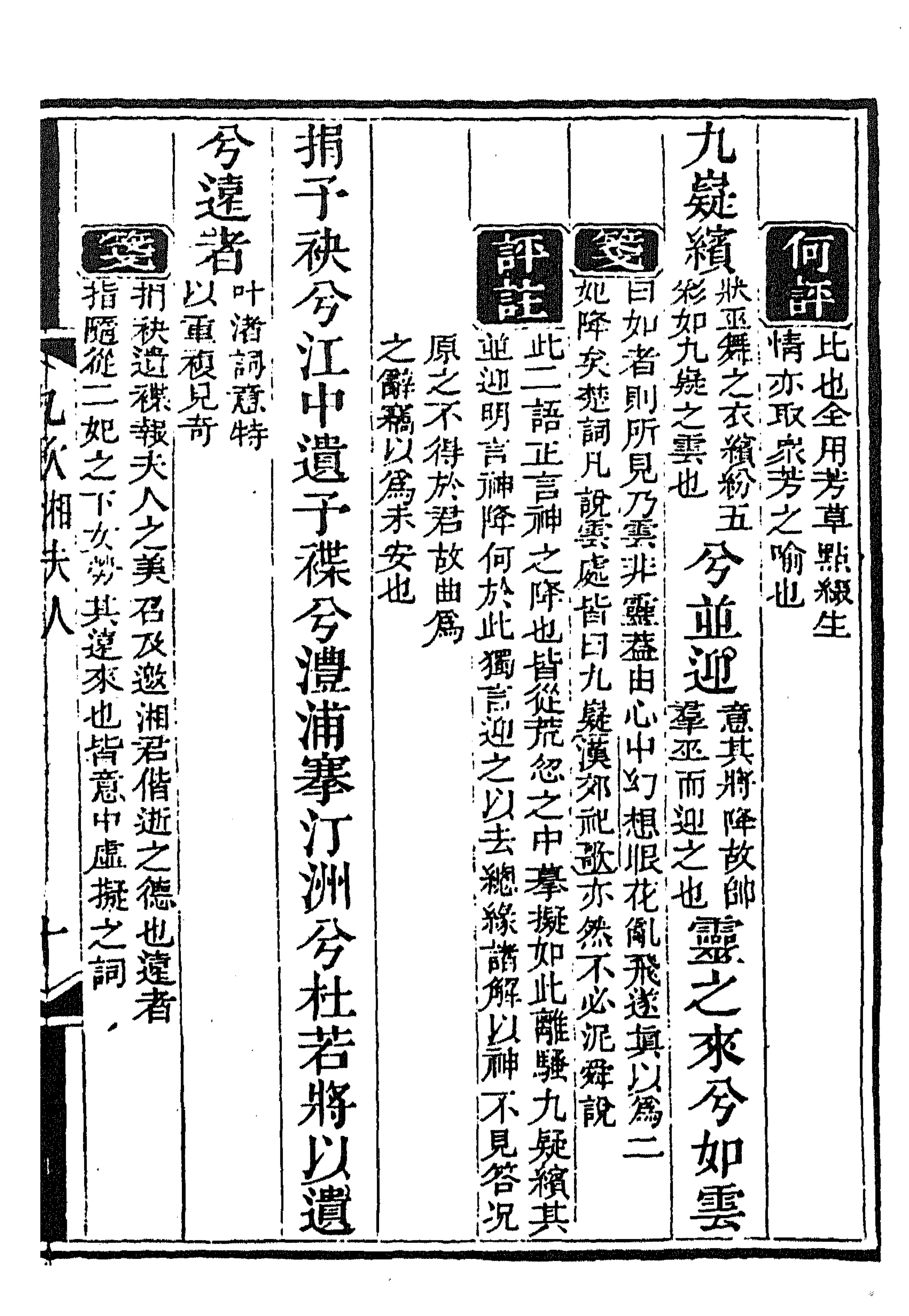
【箋】將騰偕逝謂夫人將邀湘君偕逝而臨於夕張之所也佳人一召業已喜出望外又聞與湘君偕逝更夢想所不及前是眼中幻像此乃耳中幻音一聞字一將字余於空中著色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芙渠）蓋（二語總言貫下）

箋 此因聞湘君有偕逝之語故於夕張之地又相地築室加意修飾以冀其降臨也

蓀壁兮紫壇𦋐（古播字）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橑（音老）辛夷楣兮葯房罔（同網）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同瑱）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薄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二語總束結上）

箋 已上備極芳香幽潔意湘君與夫人憐其竭誠盡致必騰駕而至矣其鋪敘衆芳處凡十二種其說玉處只一句蓋借玉自比而以衆芳喻平昔所樹滋之蘭蕙與留夷揭車等欲其聚之於一堂也有此衆芳築室何患君不至后臣不皋夔明良喜起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何評】比也全用芳草點綴生情亦取衆芳之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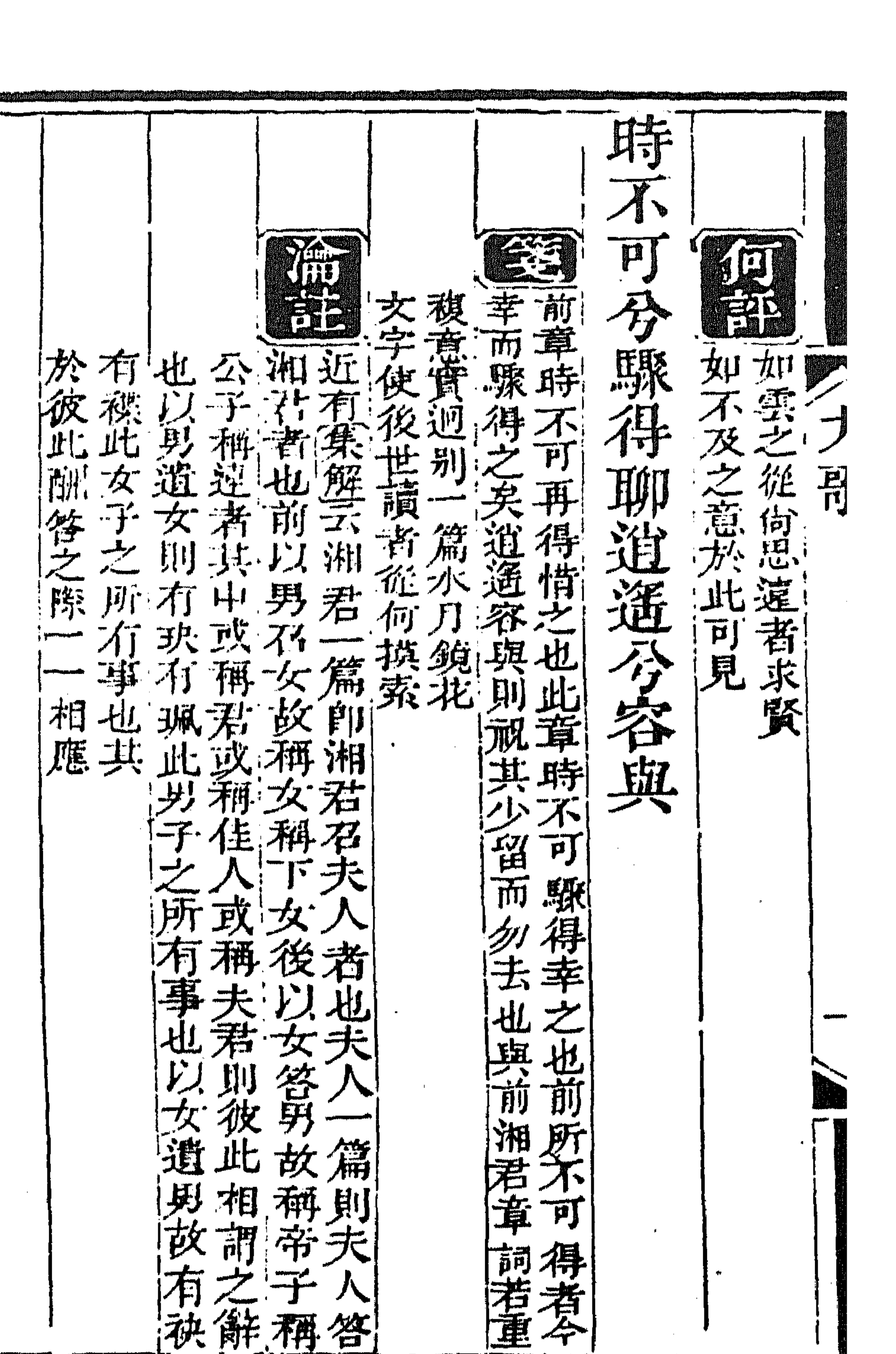
九嶷繽（狀巫舞之衣繽紛五彩如九嶷之雲也）兮並迎（意其將降故即羣巫而迎之也）靈之來兮如雲

【箋】曰如者則所見乃雲非靈蓋由心中幻想眼花亂飛遂眞以爲二妃降矣楚詞凡說雲處皆曰九嶷漢郊祀歌亦然不必泥舜說

【評註】此二語正言神之降也皆從荒忽之中摹擬如此離騷九疑繽其並迎明言神降何於此獨言迎之以去總緣諸解以神不見答況原之不得於君故曲爲之辭竊以爲未安也

捐予袂兮江中遺予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叶渚詞意特以重複見奇）

【箋】捐袂遺褋報夫人之美召及邀湘君偕逝之德也遠者指隨從二妃之下女謂其遠來也皆意中虛擬之詞



何評 如雲之從何思遠者求賢
如不及之意於此可見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箋 前章時不可再得惜之也此章時不可驟得幸之也前所不可得者今
幸而驟得之矣逍遙容與則祇其少留而勿去也與前湘君章詞若重
複意實迥別一篇水月鏡花
文字使後世讀者從何摸索

論註 近有集解云湘君一篇即湘君召夫人者也夫人一篇則夫人答
湘君者也前以男召女故稱女稱下女後以女答男故稱帝子稱
公子稱遠者其中或稱君或稱佳人或稱夫君則彼此相謂之辭
也以男遺女則有玦有珮此男子之所有事也以女遺男故有袂
有褋此女子之所有事也其
於彼此酬答之際一一相應

大司命

箋 周禮大宗伯有司命之祀星傳曰中宮三台星上台曰司命主壽前湘君湘夫人兩篇章法蟬遞而下分之為兩篇合之實一篇也此篇大司命與少司命兩篇並序則合傳體也

廣開兮天門太極垣九門曰端門左掖東華東中華太陽右掖西華西中華太陰紛吾大司命自謂乘兮元雲

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音東雨兮灑塵

君指少司命回翔兮以下叶 少司命在紫微垣文昌宮回翔以下者謂從文昌宮而下也踰空桑兮從

女桑乃箕星之精東方七宿之一踰者歷箕津而下臨祭所也從女神降於巫身也紛總總指九州之衆兮九州何壽

天兮在予叶 言與少司命同治九州生命不專在予一人也

箋 下章明明有吾與君兮齊速語則知此君字斷指少司命無疑空桑人皆誤作山名玩[天]招有魂乎歸來定空桑只注空桑琴瑟名又豈可以作山名解耶

高飛兮安翔 騑降即逝盍道帝心急不敢久留人間也 乘清氣兮御陰陽吾 大司命自謂 與君 少司命 兮齊速道帝之兮九阬 音抗叶岡

箋 斗爲帝車運行天上九阬九宮也三台司命隨車迴轉飛歷九宮宣道帝命而施福善禍淫之政焉天上九宮應地下九州故曰九阬齊速有感必應無所留滯也

靈衣兮被被 披 玉佩兮陸離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予所爲 已上皆大司命之語

箋 靈衣玉佩道帝之服此神將道帝他往一陰一陽者言人之壽命莫不本乎陰陽我雖主之亦惟有順帝之命代天宣化耳何能與造物分其權故曰衆莫知予所爲此臨去諭祭者之無益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 以下皆主祭者之詞疏麻喻芳離居寓君只此四語露思君正意

箋 此留神之語疏麻瑤華皆極難購之品將以遺者言别離在即囑其少爲居此以待其從容而往折也老冉冉者悼光陰易過恐一去而欲遺無從若不及君之降臨一寖近君則我之疏君愈甚矣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 叶 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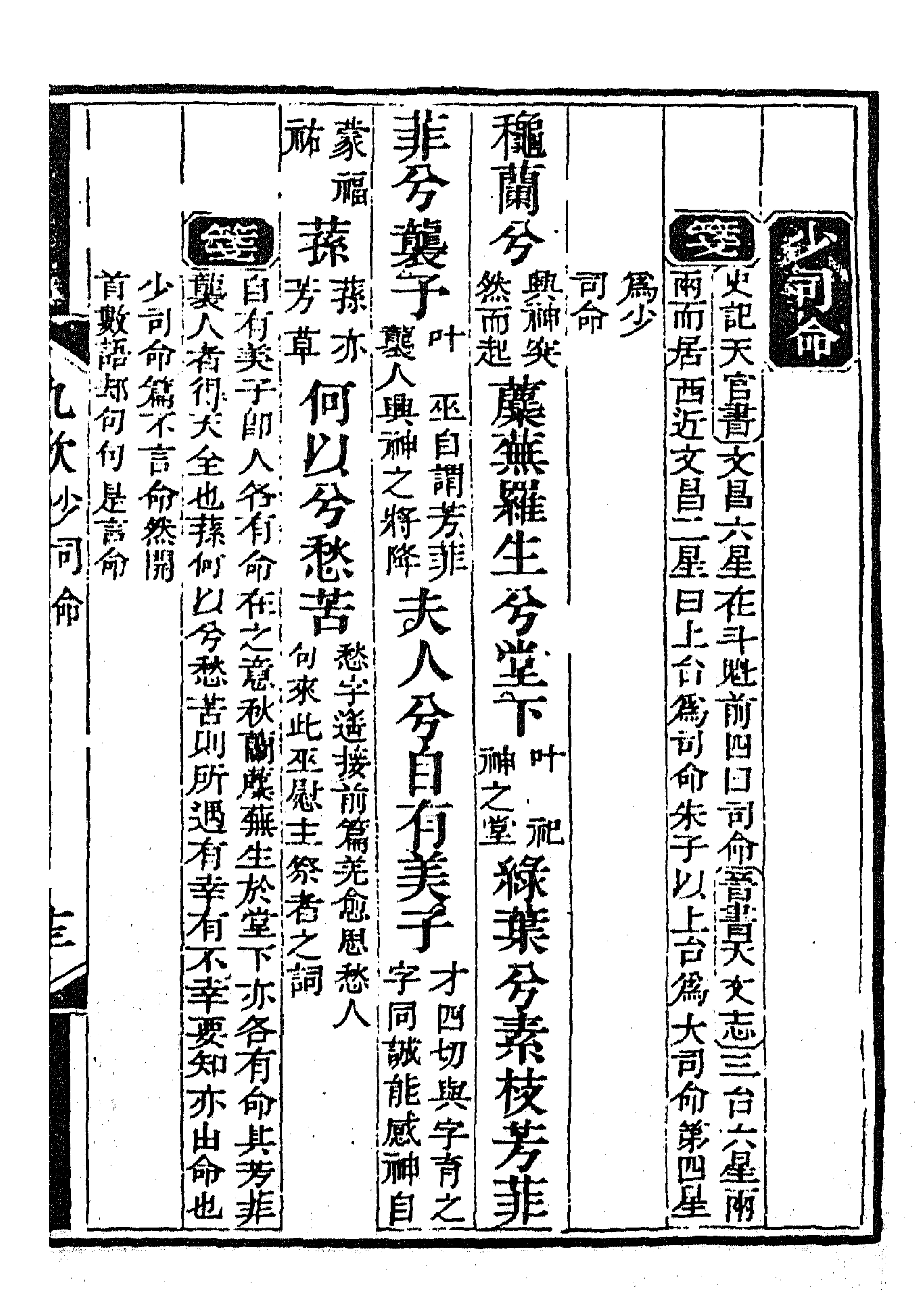
[箋]此悵神去太疾不及待其折疏麻瑤華矣結桂延佇是於急不待緩之時又思所以暫挽之術無如高馳冲天留既不能贈又不及所以愈思而愈愁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發蒙]此自慰之詞人能盡性立命則冥漠無權

按此卽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意結出大旨

[箋]此從無可奈何中想出一解愁之方並以釋不寖近而愈疏之憾唯將質未虧前大夫已言之矣此又曰無虧者益加自勉也[語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莊子]曰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孟子亦惟自盡其所當然而已離之未必遂殀合之未必能壽也況司命陰陽之語已寓有命在而有當之說原於生死之際固已早了然於心矣注家紛紛泥壽殀之說失其旨矣



少司命

箋 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在斗魁前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朱子以上台爲大司命第四星爲少司命

秋蘭兮與神突然而起麋蕪羅生兮堂下叶祀神之堂綠葉兮素枝芳菲

菲兮襲予叶巫自謂芳菲襲人與神之將降夫人兮自有美子才四切與字育之字同誠能感神自蒙福祐蓀蓀亦芳草何以兮愁苦愁字遙接前篇羌愈思愁人何來此巫慰主祭者之詞

箋 自有美子即人各有命在之意秋蘭麋蕪生於堂下亦各有命其芳菲襲人者得天全也蓀何以兮愁苦則所遇有幸有不幸要知亦出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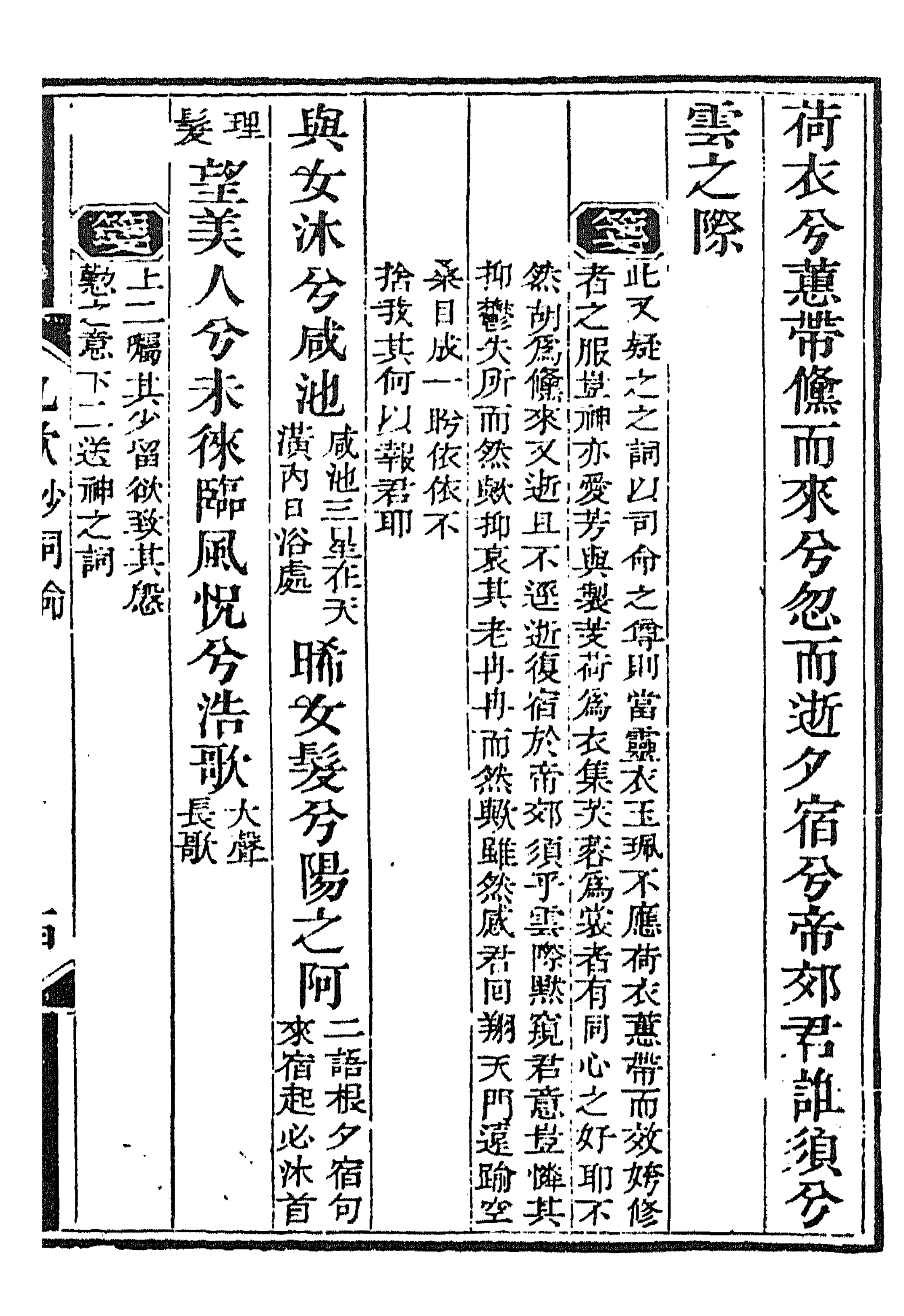
少司命篇不言命然開首數語郤何何是言命

【正誤】〔環濟要畧〕子猶孳也恤下之稱註家將美子二字作子孫講且謂少司命主人子孫何荒誕穿鑿之甚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喻神忽獨與余兮目成以下皆巫語

【箋】此以蘭興神作指點語也原之愁苦非愁壽夭愁姱修不見荅於君也故巫即以堂下之芳叢曉之言以蘭之祀堂下青青者蘭也綠葉紫莖者蘪蕪也然以我觀之則滿堂皆美人也忽獨者見神於衆芳中獨與余顧盼而以目定情此固有命在焉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此怪之之詞既與目成莫逆於心自不應入不言而出不辭矣今既乘風載雲則是神將去矣雖有目成之好其如不能久何甚言君不可恃之意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此悵神欲去而作別離之感也新知之樂目成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箋 此又疑之之詞以司命之尊則當靈衣玉珮不應荷衣蕙帶而效姱修者之服豈神亦愛芳與製芰荷爲衣集芙蓉爲裳者有同心之好耶不然胡爲儵來又逝且不遂逝復宿於帝郊須乎雲際歟窺君意豈憐其抑鬱失所而然歟抑哀其老冉冉而然歟雖然感君同翔天門還踰空桑目成一盼依依不捨我其何以報君耶

與女沐兮咸池（咸池三星在天潢內曰浴處）晞女髮兮陽之阿（二語根夕宿句來宿起必沐首理髮）

望美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大聲長歌）

箋 上二囑其少留欲致其慇懃之意下二送神之詞

孔蓋兮翠旍 此卽所歌之歌 登九天兮撫彗星 祝其鋤奸誅佞 慫長劍兮擁護幼艾 幼少者艾老者慫長劍者諷懷王太阿在握柄不下移也 荃獨宜兮爲民正 叶正方 直不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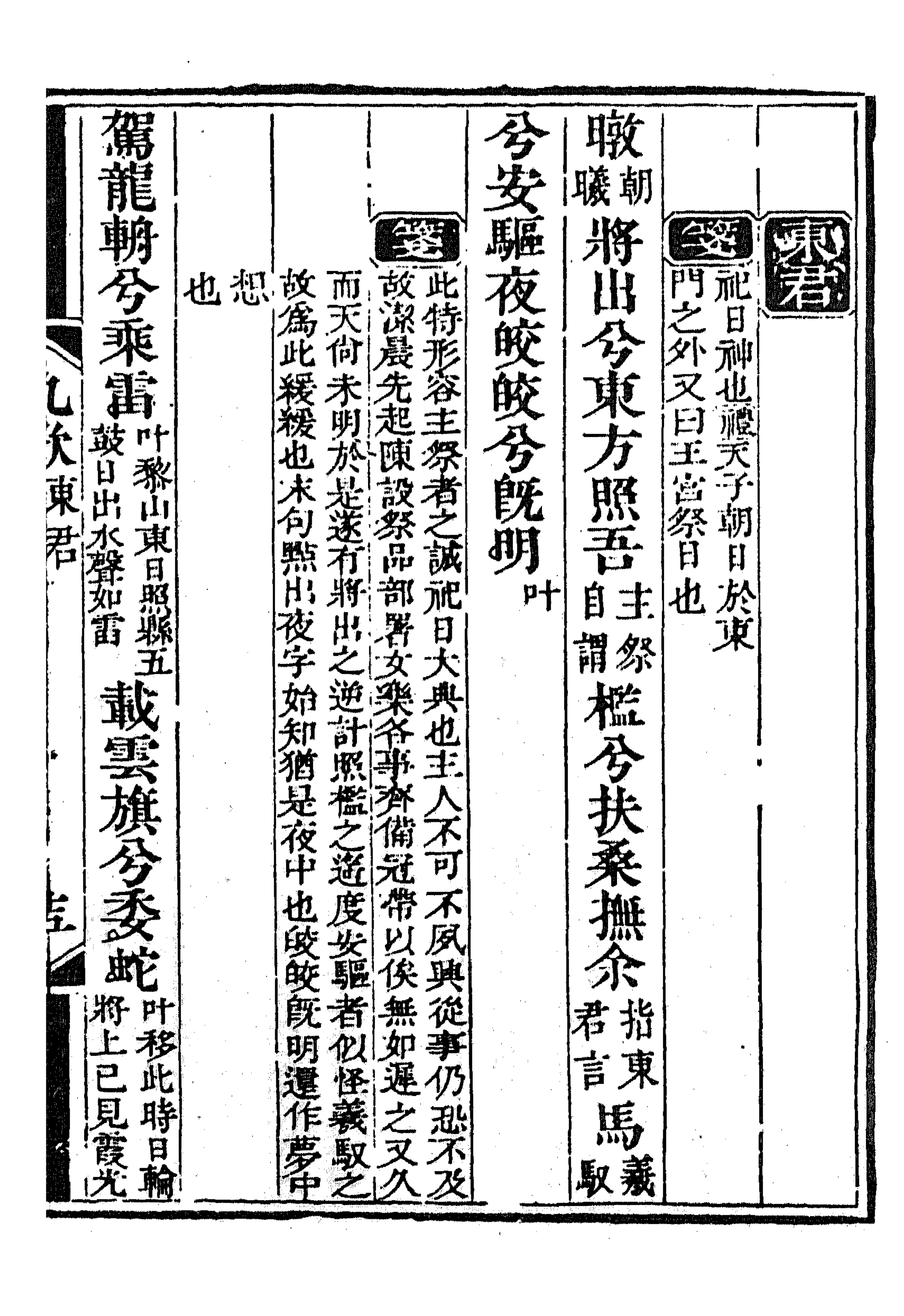
謂獨宜者謂兩司命能造人之命而又能衛人之生也

箋 撫彗慫劍蓋指文昌六星中有曰上將次將神皆威武而能除殘去暴者故歌中及之耳

發蒙 兩司命措語各有分寸前大司命猶有人命壽夭四字點題此則絕無一字及命而究其所以然莫非命也詞意超脫之甚

何評 用意在爲民正處以秋蘭與芳藻全用比興意詞意縹緲芳艷絕倫結處三句正說全意俱醒

玉曆 案大司命曰何壽夭兮在予王逸少司命注曰言司命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蓋並指三台上台二星之司命言



東君

祀日神也禮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

箋

暾朝曦將出兮東方照吾主祭自謂檻兮扶桑撫余指東君言馬羲馭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叶十

箋

此特形容主祭者之誠祀日大典也主人不可不夙興從事仍恐不及故潔晨先起陳設祭品部署女樂各事齊備冠帶以俟無如遲之又久而天尚未明於是遂有將出之逆計照檻之遙度安驅者似怪羲馭之故爲此緩緩也末句點出夜字始知猶是夜中也皎皎既明還作夢中想也

駕龍輈兮乘雷叶黎山東日照縣五鼓日出水聲如雷載雲旗兮委蛇叶移此時日輪將上已見霞光

燦爛如旌旂閃閃於海上矣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太息者嘆其神靈不測低徊者念我生如寄不及日馭在天萬古如斯二語寫出萬古之人心思感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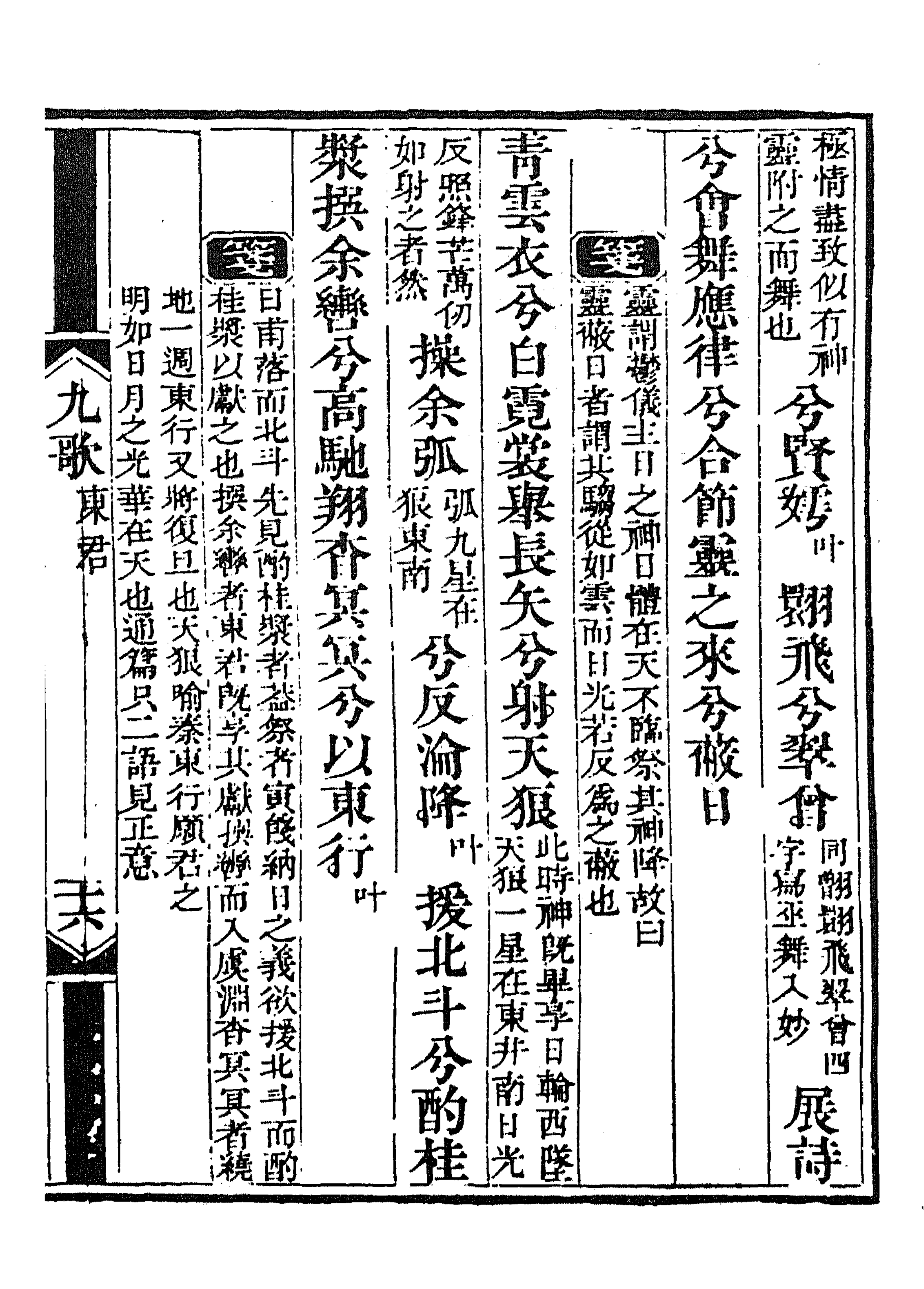
箋 讀漢郊祀歌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觀是耶謂何則人固不能不低徊而顧懷矣

——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箋 此時日馭已升主人肅穆迎神於是諸樂並作諸巫並舞不曰娛神而曰娛人者神遠人近觀人之娛則神之娛可知矣憺兮忘歸者正以見其樂之盛而巫之艷也

絚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䶵 卽篪 兮吹竽思靈保 靈保巫之盤旋



極情盡致似有神靈附之而舞也

兮賢姱 叶 翾飛兮翠曾 同翾翾飛翠曾四字寫巫舞入妙 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箋 靈謂鬱儀主日之神日體在天不臨祭其神降故曰靈蔽日者謂其騶從如雲而日光若反爲之蔽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此時神既畢享日輪西墜天狼一星在東井南日光反照鋒芒萬仞如射之者然 操余弧 弧九星在狼東南 兮反淪降 叶 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叶

箋 日甫落而北斗先見酌桂漿者蓋祭者實餞納日之義欲援北斗而酌桂漿以獻之也撰余轡者東君既享其獻撰轡而入虞淵杳冥冥者繞地一週東行又將復旦也天狼喻秦東行願君之明如日月之光華在天也通篇只二語見正意

河伯

（題）竹書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則河洛二伯乃夏時諸侯從禹治水有功故封河伯於河封洛伯於洛沒爲水神後人祀之稱爲河伯云屈子此篇蓋以河伯比當時賢士隱於河上如甘盤者欲求其出而與之共事楚而不得之作也故開首即云與女遊兮九河乃親而暱之之詞何（西仲）乃謂楚越境祭神涉於瀆而（蘇）籒文以爲祀槪吳紛紛妄說何後世高叟之多也

與女（指河伯言）遊兮九河（衝口而出極寫欲見情狀九河河伯日遊之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衝風（逆風）起兮橫波（出門便遇風阻見不得與遊之兆）乘水車兮荷蓋（迎神之舟）駕兩龍兮驂螭（叶丑歌反迎神之車風波既不可涉故捨舟而從陸也）

登崑崙兮四望（崑崙爲九河發源處即河伯之所棲故欲登崑崙而求之四望者登山絕頂而覓其所居也）心飛揚

兮浩蕩乃一望無際惟見高山峻嶺穹窿極天飛揚浩蕩既以自喜喜其境地開濶眼界爲之一空又復自悲悲其浩蕩無際不知神之所在也四字寫盡望字神理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箋 言捨此崑崙別無他處可求於是極其心思目力望之遲之又久不覺日暮悵然忘歸因迴思河伯究係水神求之者仍當於水際求之極浦浦之絕遠者意神必僻居於此或可一與之寤懷也

魚鱗屋兮龍堂叶同 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箋 此既遙見其屋又遙見其闕矣是眞河伯之居也靈何爲兮水中謂之之詞欲就見而不得空有伊人宛在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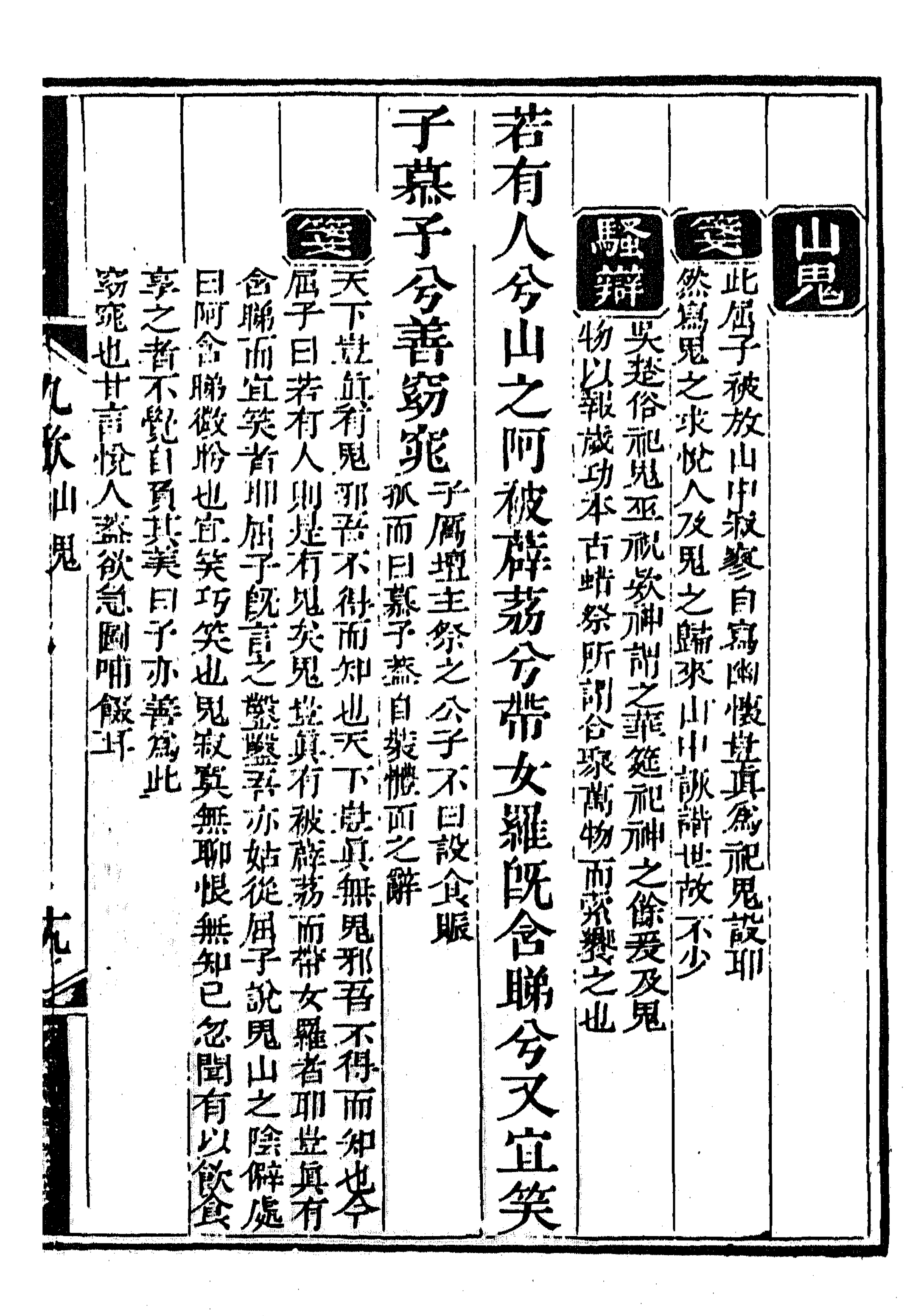
乘白黿兮逐文魚叶上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叶

【箋】蓋在水中既不得見極欲與遊非乘黿逐魚迴洄以從之不可也流澌紛下則黿既不得乘而魚又不能逐矣總寫欲見不得之意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稱子尊之也美人親之也兮南浦大河之南故云南浦波海波

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箋】海若知河伯將避世蹈海故使海波來迎交手者言甫得識子之居乘黿逐魚何難登子之堂造子之宮與子一執手而訂遊渚之約乃甫交手而子東行雖然子自此遂去子豈能忘情於予哉送君南浦惟見迎子者尚有滔滔之波隨子者祇有剩逐之魚所謂蒹葭蒼蒼者豈不滿目淒涼耶



山鬼

箋 此屈子被放山中寂寥自寫幽懷豈真爲祀鬼設耶然寫鬼之求悅人及鬼之歸來山中詠歎甚故不少

騷辯 吳楚俗祀鬼巫祝欲神詔之乖筵祀神之餘爰及鬼物以報歲功本古蜡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予屬增主祭之公子不曰設食賑孤而曰慕予蓋自裝體面之辭

箋 天下豈真有鬼邪吾不得而知也天下豈真無鬼邪吾不得而知也今屈子曰若有人則是有鬼矣鬼豈真有被薜荔而帶女羅者耶豈真有含睇而宜笑者耶屈子既言之鑿鑿吾亦姑從屈子說鬼山之陰僻處曰阿含睇微盼也宜笑巧笑也鬼寂寞無聊恨無知己忽聞有以飲食享之者不覺自負其美曰子亦善爲此窈窕也甘言悅人蓋欲急圖哺餟耳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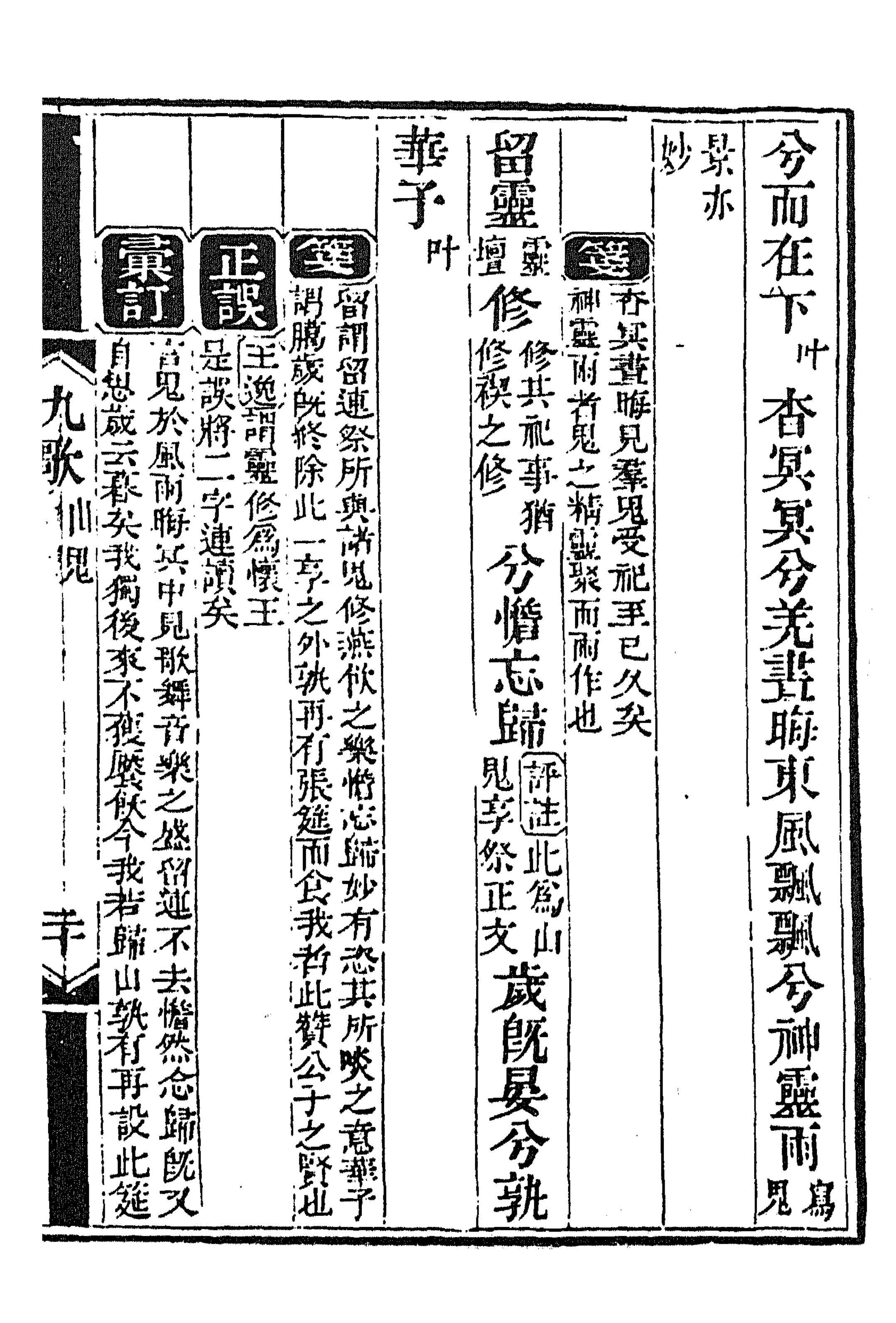
折芳馨兮遺所思

【解】此形容山鬼出山遠赴賓筵躊躇莫措始則慮徒步難行必須騶從於是有赤豹文貍之選繼又患前驅之無車且引導之無旗於是有辛夷桂蕊之結復而顧影自憐嫌薜荔女蘿之粗野有腆顏面於是衣以石蘭帶則束以杜衡車騎既盛被帶又都且合儀宜矣猶恐人之不悅己也於是更廣折芳馨搜羅土物以爲獻媚貢嗟乎以裝束佩帶之如此饋物芳馨之如彼孰猶有謂之爲鬼者乎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叶

【解】此又恐分予怪其來遲因自白其所處之幽僻山路之險以釋其獨後之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表者孤立以招魂之旛竿也晉語置茅蕝設望表表註謂立木以爲表此山鬼在途遙望之詞雲容容



兮而在下叶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寫鬼景亦妙

箋　杳冥晝晦見羣鬼受祀爭已久矣神靈雨者鬼之精氣聚而雨作也

留靈靈壇修修其祀事猶修禊之修兮憺忘歸評注此爲山鬼享祭正文　歲既晏兮孰華予叶

箋　留謂留連祭所與諸鬼修燕飲之樂憺忘歸妙有恐其所啖之意華予謂臘歲既終除此一享之外孰再有張筵而食我者此贊公子之賢也

正誤　王逸謂靈修爲懷王是誤將二字連讀矣

彙訂　山鬼於風雨晦冥中見歌舞音樂之盛留連不去憺然忘歸既又自想歲云暮矣我獨後來不獲饜飫今我若歸山孰有再設此筵

以光寵予者乎冀望而不敢必也

采三秀芝也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見采之難怨公子兮

悵忘歸忘歸山阿也君思我兮不得閒

箋 此山鬼歸後自述其怨思也采三秀者冀其復召將以復遺之也不意荏苒一載歲臘又盡而賓輿不舉使我獨坐空山綣懷無已能不怨公子之薄待我乎既而思之君非薄情人也或君有他故心雖思我而不得閒也既怨之復諒之之狀鬼之鍾情獨絕

正誤 公子指主祭者王逸作公子椒大臣及後儒從之誤也

山中人鬼自謂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叶博君思我兮

然疑作

箋 此山鬼自負其品之清高行之芳潔其所餐者杜若飲者石泉蔭者松柏豈其所人間之資祀耶然疑作言君非真知我者胡然既信之又疑之往有慕予之虛名反藐予為山中人足以見予壓俗之心矣

靁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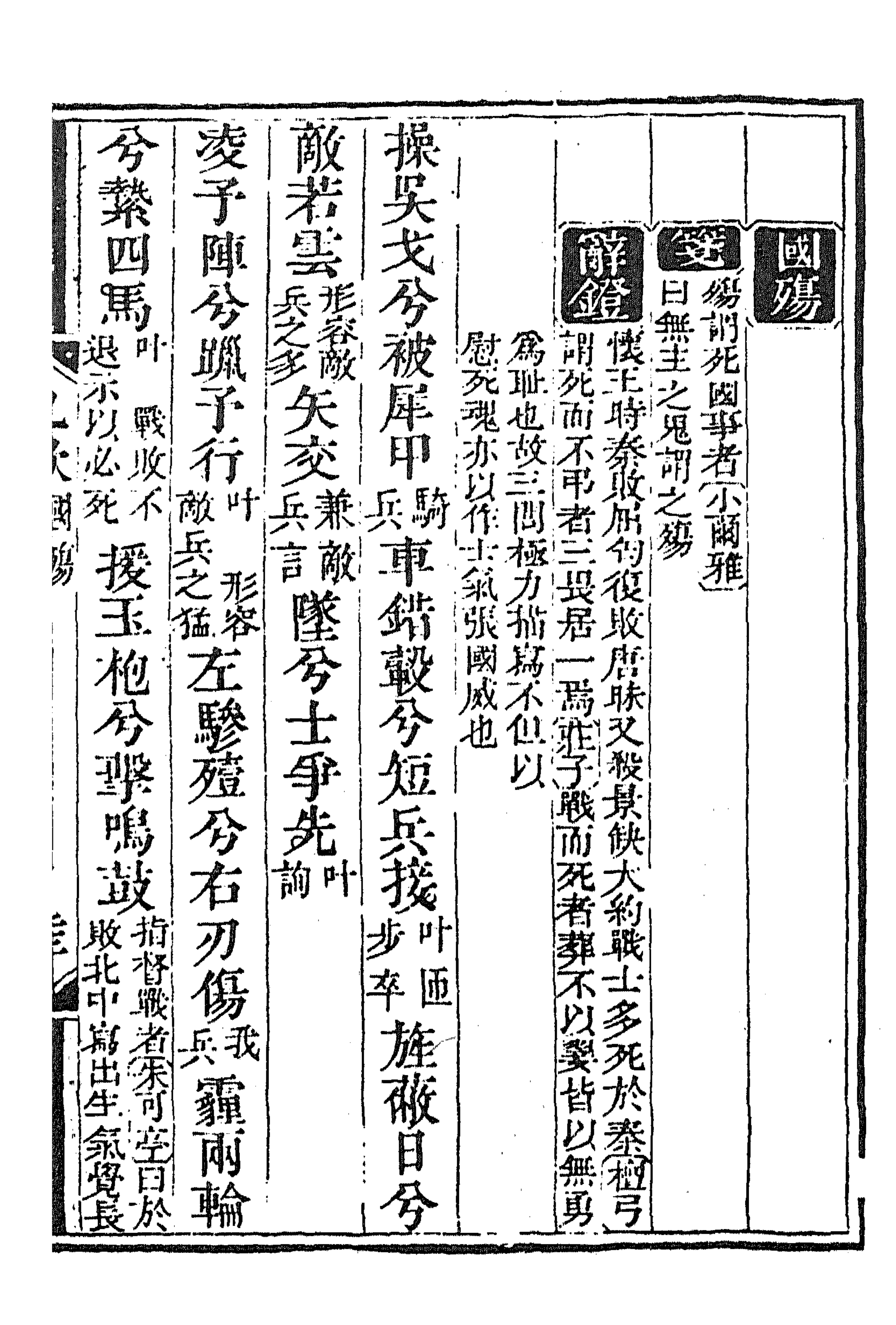
叶搜較東風飄飄神靈雨更凄慘能不介四山鬼啼

思公子兮徒離憂

箋 此鬼歸宿山阿自慰而自解也雷雨之際猿啾狖鳴風木蕭蕭在人為苦在鬼為樂何也蓋天下極樂之事未有不變而為凄慘者即如子之慕予予之悅子皆一時情意相感豈不可樂及事過情遷依然爾為爾我為我豈能時時相聚耶徒離憂自悔之詞按外傳稱原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異哉文到至性中流出固能動天地而感鬼神豈尋常筆墨所能及哉

騷辯 鬼居常祀之末即今郡厲壇春秋設祭祀土穀正神之餘遍及無主孤厲猶時樂歌止泛列祀鬼一章合前祀神八章故有九歌之

目其所以有十一篇者蓋於祀鬼一章中特分山鬼國殤禮魂三項大夫自寫其胸中之寄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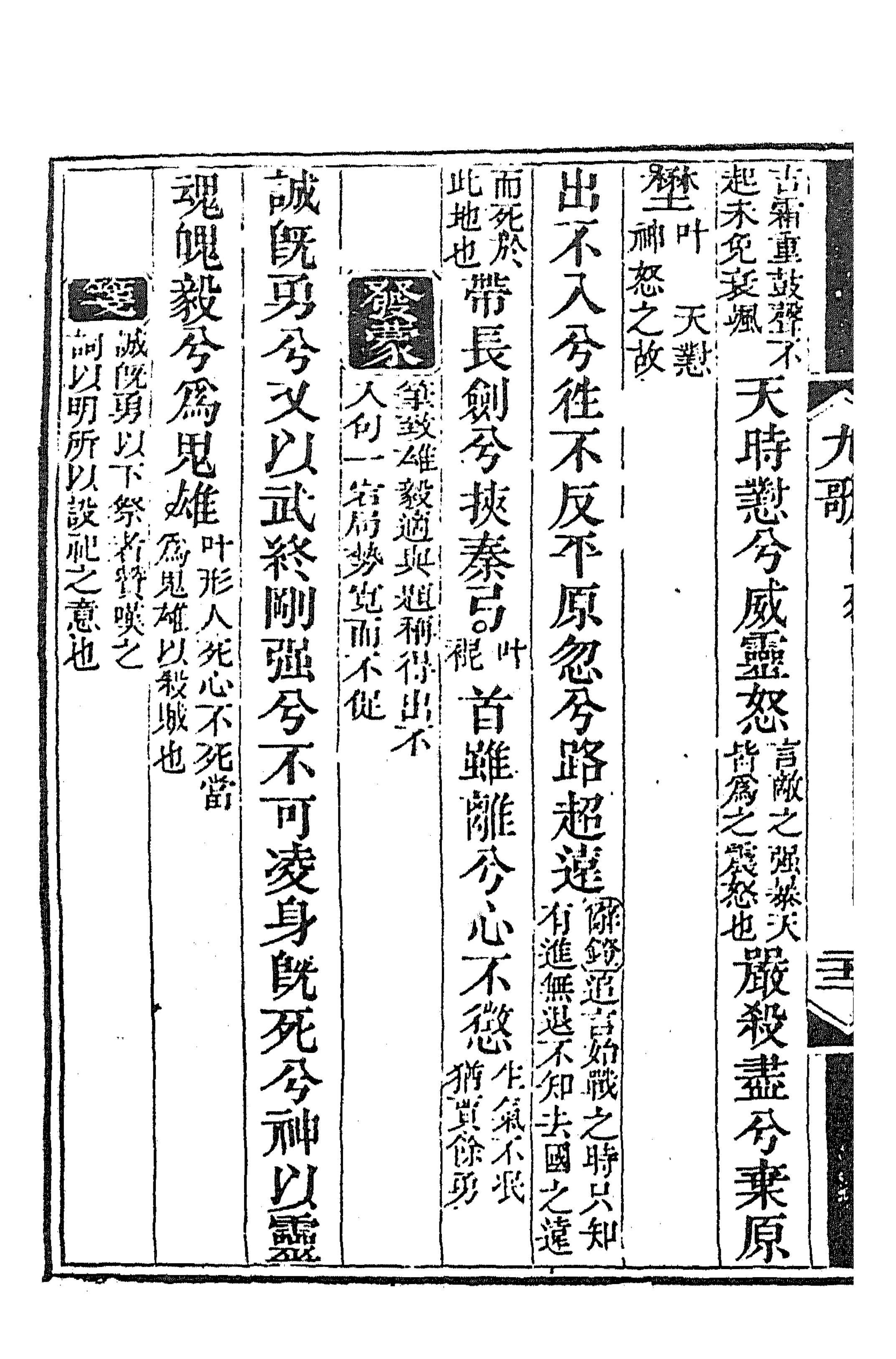


國殤

【箋】殤謂死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辭旨】懷王時秦敗屈匄復敗屈昧又殺景缺大約戰士多死於秦（檀弓）謂死而不弔者三畏居一焉莊子戰而死者葬不以翣皆以無勇為恥也故三閭極力描寫不但以慰死魂亦以作士氣張國威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騎兵）車錯轂兮短兵接（叶匝）（步卒）旌蔽日兮敵若雲（形容敵兵之多）矢交（兼敵兵言）墜兮士爭先（叶詢）凌予陣兮躐予行（叶）（形容敵兵之猛）左驂殪兮右刃傷（我兵）霾兩輪兮縶四馬（叶）（戰敗不退示以必死）援玉枹兮擊鳴鼓（指督戰者（宋可亭曰於敗北中寫出生氣覺長）



言霜重鼓聲不起未免聲嘶

天時懟兮威靈怒 言敵之強婪天皆為之震怒也 嚴殺盡兮棄原壄 叶天懟 神怒之故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遠 （傍證）迢 言初戰之時只知有進無退不知去國之遠而死於此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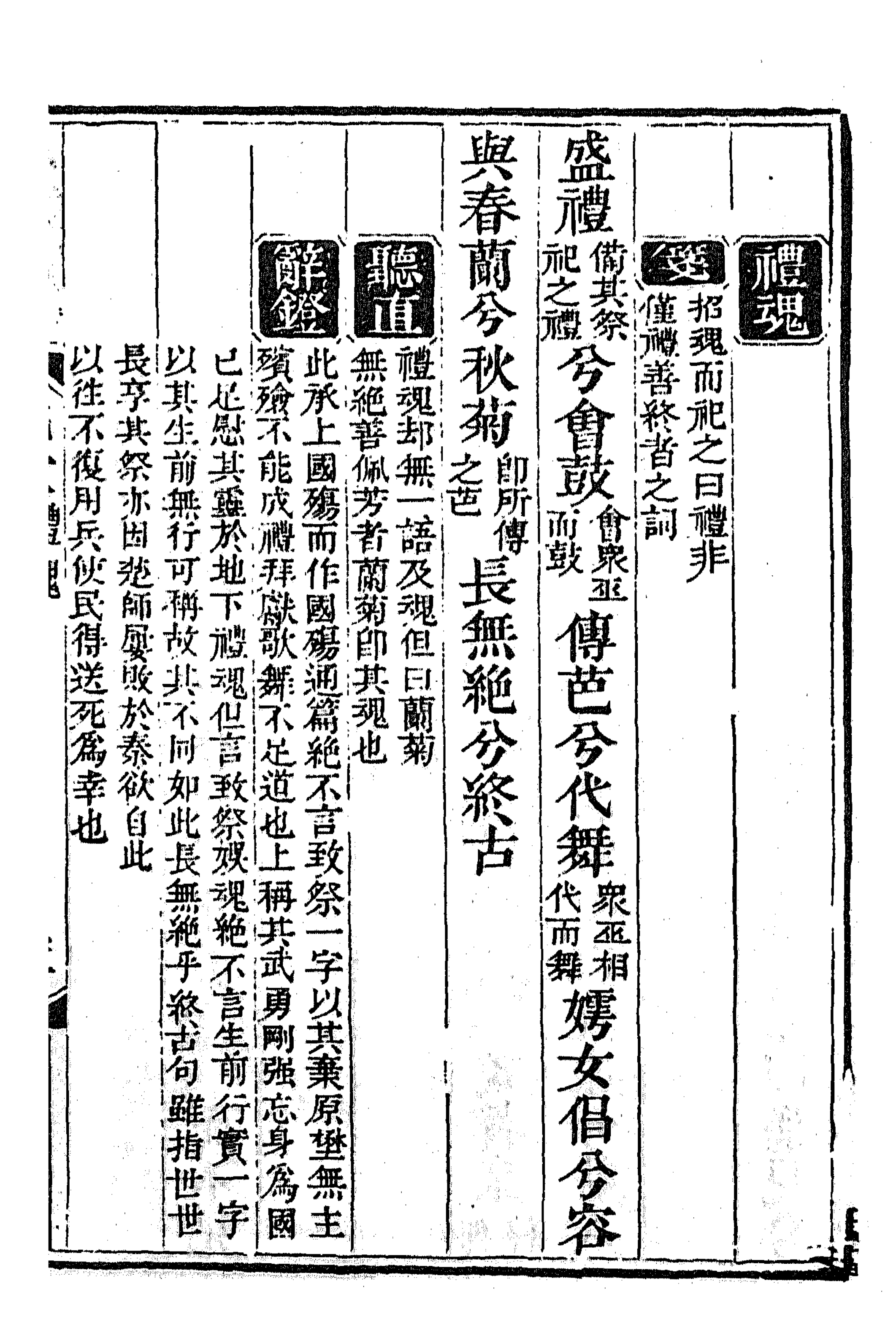
帶長劍兮挾秦弓 叶祀 首雖離兮心不懲 生氣不死猶負餘勇

發蒙 筆致雄毅適與題稱得出不入句一宕筋勢寬而不促

誠既勇兮又以武 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為鬼雄 叶形 人死心不死當為鬼雄以殺賊也

[illegible] 誠既勇以下祭者贊嘆之詞以明所以設祀之意也



禮魂

發 招魂而祀之曰禮非僅禮善終者之詞

盛禮備其祭祀之禮兮會鼓會衆巫而鼓傳芭兮代舞衆巫相代而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卽所傳之芭長無絕兮終古

聽直 禮魂卻無一語及魂但曰蘭菊無絕普佩芳者蘭菊卽其魂也

餘錄 此承上國殤而作國殤通篇絕不言致祭一字以其棄原埜無主殯殮不能成禮拜獻歌舞不足道也上稱其武勇剛强忘身爲國已足慰其靈於地下禮魂但言致祭艰魂絕不言生前行實一字以其生前無行可稱故其不同如此長無絕乎終古句雖指世世長享其祭亦因楚師屢敗於秦欲自此以往不復用兵使民得送死爲幸也

評註 無絕終古屈子蓋憂楚之不祀而致意於篇終云爾

屈辭精義卷之五

屈辭精義卷之六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遠遊

發明

此篇離騷遠遊以下諸章衍爲此詞爲後世遊仙之祖自悲時俗起至焉所程止乃遠遊賦序先序其欲求仙之故葢不求仙則不得聞至道既聞道遂能煉精成氣煉氣成神減營魄而上征以遂其遠遊之志中間幻託神遊以展其勢至臨睨舊鄉僕夫懷余心悲依然離騷機局特變其格而又生出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一段以暢其未發之旨皆寓言也其實文中扼要只內惟省以端操求正氣之所由乃一篇大旨其曰飡六氣卽飡此氣壹氣卽審此氣卽孟子所謂至大至剛直塞於天地浩然之氣故能上天入地而與泰初爲鄰者皆恃有此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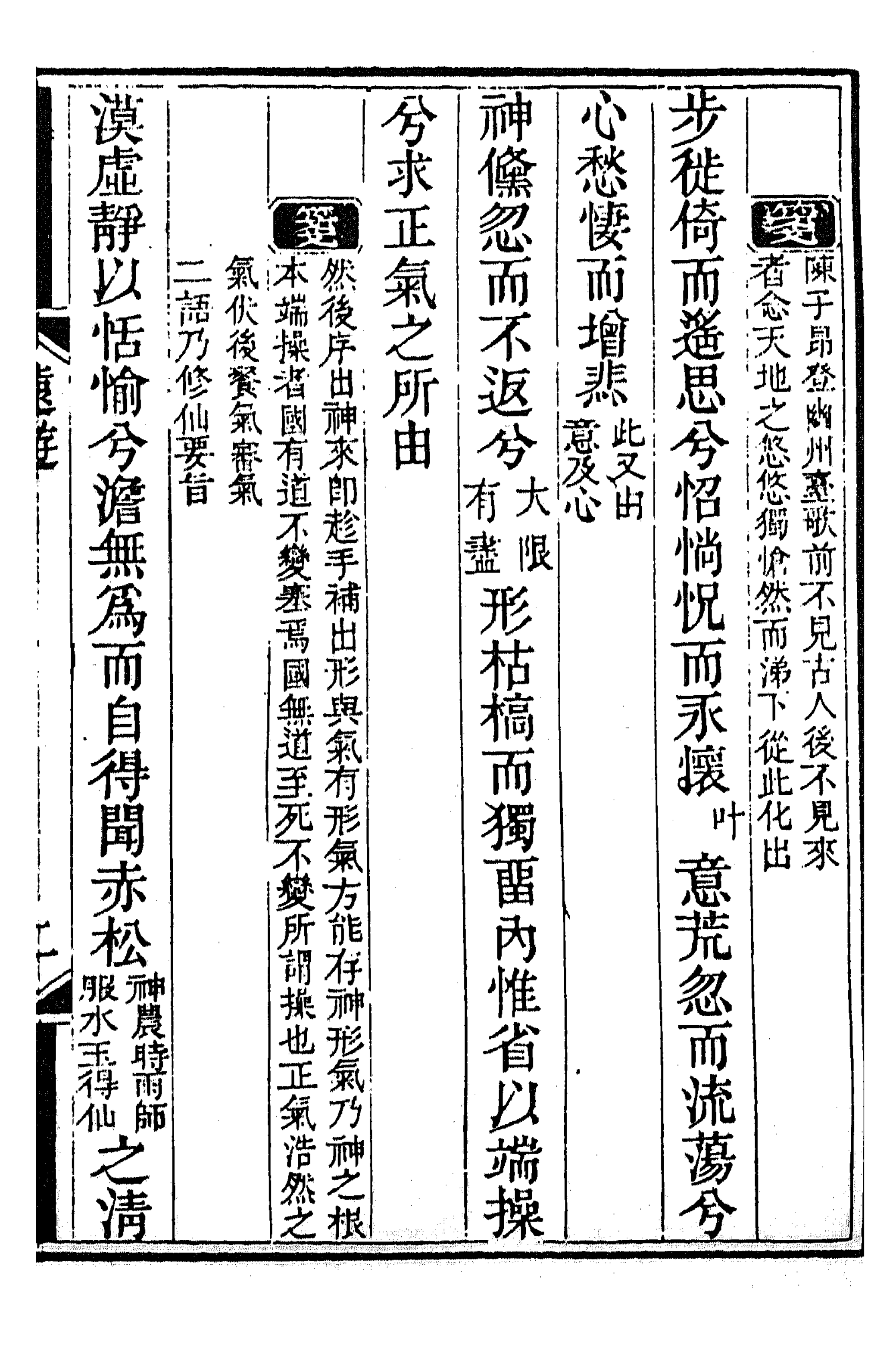
讀者泥於求仙之說失其旨矣

外傳　載原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采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又有王逼逐之等語按此則此篇作於晚年亦欲託於世外矣奈王逼逐之遂于五月五日沈於汨羅益屈子有不得不死之故朱子譏其爲忠之過其論苛矣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發端四語全文已攝深悲極痛之辭

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達曙質魂遞舉以起下文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生不逢堯與舜禪來者吾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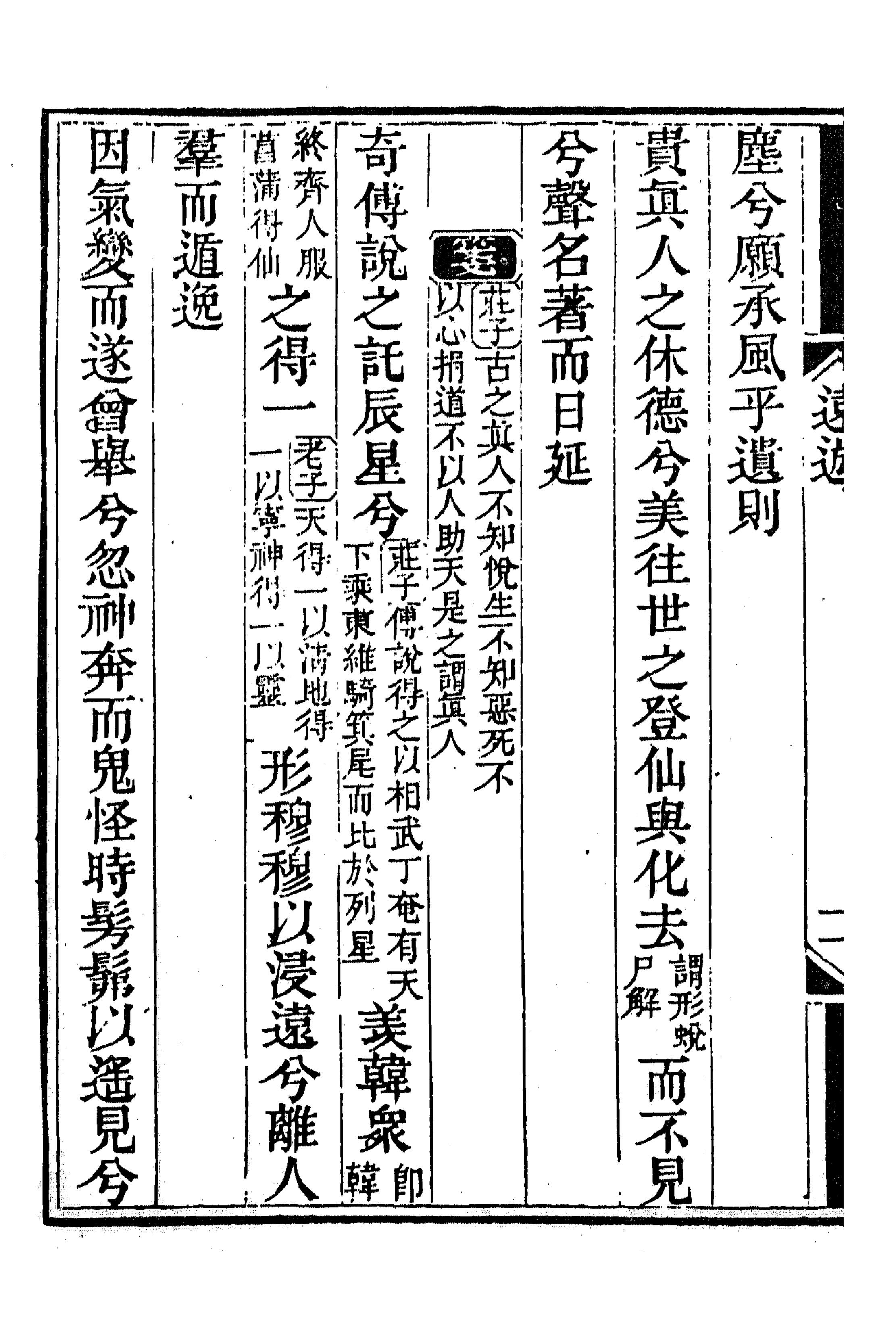


箋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從此化出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叶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此又由意及心神儵忽而不返兮大限有盡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箋 然後序出神來即趁手補出形與氣有形氣方能存神形氣乃神之根本端操者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所謂操也正氣浩然之氣伏後餐氣審氣二語乃修仙要旨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神農時雨師服水玉得仙之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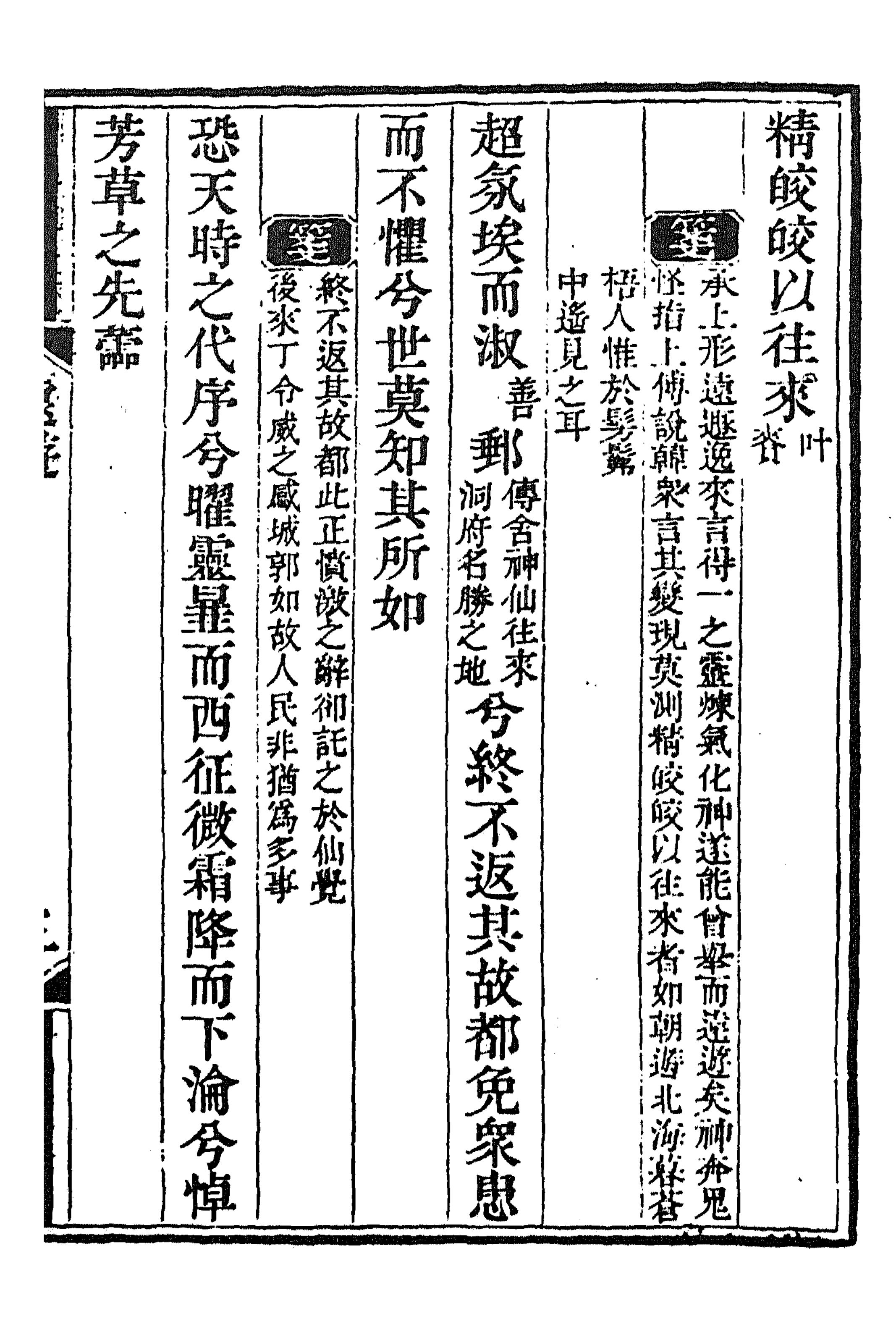
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謂形蛻尸解）而不見兮聲名著而日延

箋　莊子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美韓衆（即韓終齊人服菖蒲得仙）之得一（老子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



精皎皎以往來叶賚

【箋】承上形遠遯逈來言得一之靈煉氣化神遂能僊舉而遊遊矣神奔鬼怪指上傅說韓衆言其變現莫測精皎皎以往來者如朝遊北海暮宿蒼梧人惟於髣髴中遥見之耳

超氛埃而淑善郵傳舍神仙往來洞府名勝之地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箋】終不返其故都此正憤激之辭而託之於仙覺後來丁令威之感城郭如故人民非猶爲多事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曅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

箋 即日月忽其不掩兮春與秋其代序之意

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自悼歲月虛度志無所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為遠遊計也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法也此遠遊之根通篇著意在此

箋 忽然溯及高陽高陽為楚之先帝惜今邈矣焉所程痛楚後世子孫不待取以為法也已上乃遠遊賦序

重曰鄭重言之以別序文春秋忽其不掩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黃帝鼎湖上升攀臣攀龍髯而上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周靈王太子晉遇浮邱公仙去而娛戲叶嬉

【玉璽】按劉向列仙傳云考周靈王三十三年穀洛鬬太子晉諫壅川是亦賢王子也汲冢周書云王子晉謂師曠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據此則非仙去明矣焦竑云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爲栢人令於此登仙世遂誤以王僑爲王子喬也後漢書王喬傳云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並載飛舄事蔡中郎碑云王子喬者上世之眞人也諸說不同何列仙傳中多王喬耶固知史傳亦不足憑

餐六氣謂四時及子午二時之氣而飲沆瀣金莖露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叶胡南方日中氣保神明之淸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精氣神三者乃修眞要訣

【蔣註】人之神明本自淸澄而不能不淆於後天昏濁之氣故必必取天地之精氣以自益而麤穢自消神明所以能保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今盧州府巢縣有金庭山王喬洞王子升仙之所而壹息暫憩

也見王子而宿同肅之兮審訊問也壹氣之和德

蔣註 外氣既入內德自成所謂六氣者凝煉而爲一氣矣然必得所養而後能和

曰王子之言道之道可受心受兮而不可傳言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小無內卷之則退藏於密大無垠放之則彌六合毋滑亂而汝魂兮彼指魂將自然自然則虛矣壹氣孔神兮氣一則神於中夜存老子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已上王喬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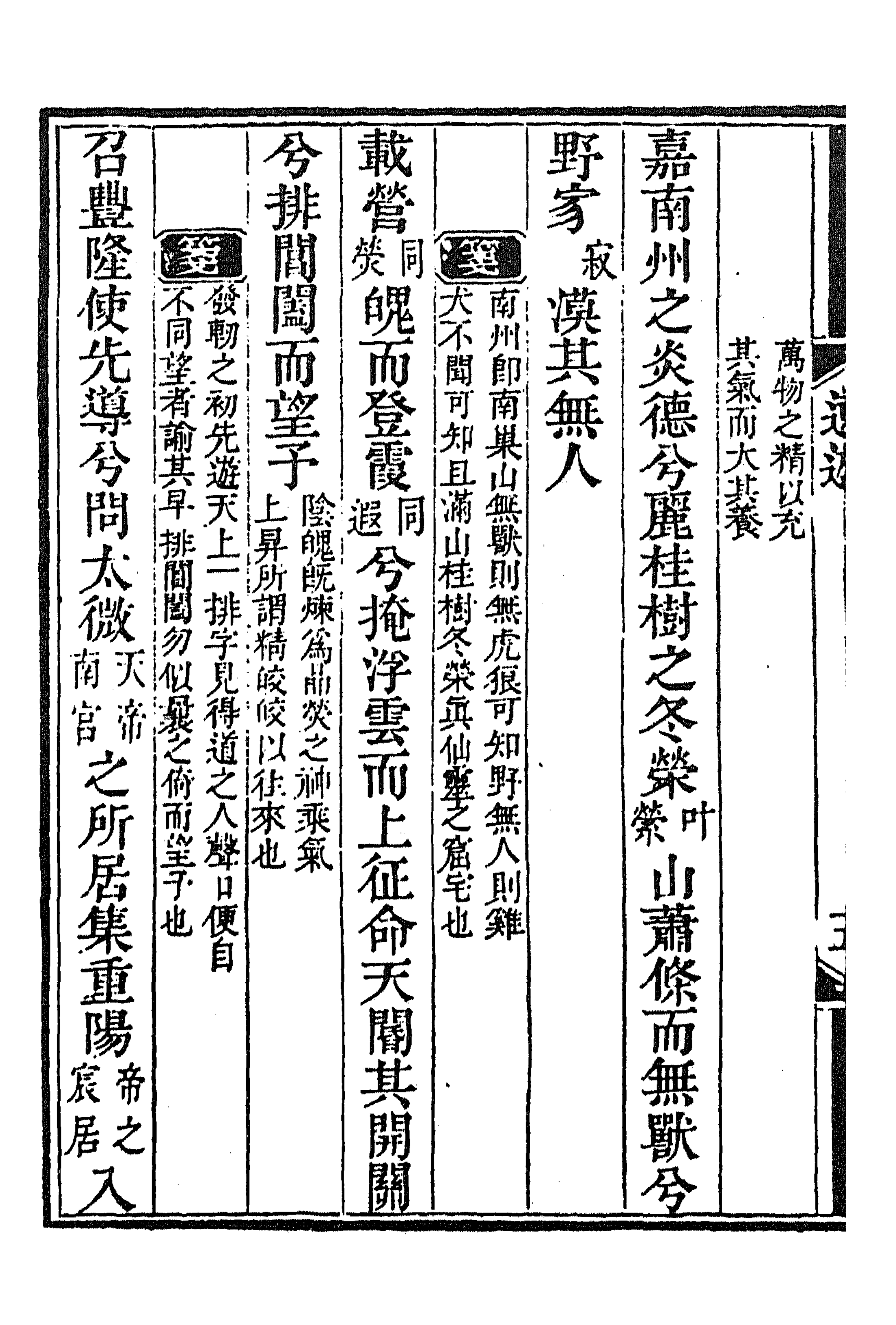
箋 已上三節傳然先一韻垠魂存門一韻皆隔句叶玩王喬語有似廣成授黃帝之言丹經秘訣數語括盡

聞至貴而遂徂兮（秘術既得思覓煉質煉形之地）忽乎吾將行（叶）仍羽人於丹邱兮（將欲他往忽復返顧）留不死之舊鄉（王子所居）

朝濯髮於湯（暘）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扶木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夕晞謂夕陽倒射低照於西也）吸飛泉（瀑布）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叶）（山海經稷澤多白玉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餐）

玉色頩（丙淺赤色）以脕（澤）顏兮精純粹而始壯質銷鑠（凡質盡也）以汋約兮（莊子姑射之神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神要眇以淫放（逍遙遊也）

【詩註】上文王子所授皆內養之事此又以採服爲言者盖一氣之和德固已心解力行矣然其氣不盛則無以厚養之之本故兹取天地


萬物之精以充其氣而大其養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叶縈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家寂漠其無人

箋 南州卽南巢山無獸則無虎狼可知野無人則雞犬不聞可知且滿山桂樹冬榮眞仙靈之窟宅也

載營同熒魄而登霞同遐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 陰魄旣煉爲晶熒之神乘氣上昇所謂精皎皎以往來也

箋 發軔之初先遊天上一排字見得道之人舉口便自不同望者論其早 排閶闔勿似羿之俯而望予也

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天帝南宮之所居集重陽帝之宸居入

帝宮兮造旬始星名在北斗旁而觀清都中宮太一之居朝發軔於太儀天帝之庭兮夕始臨乎微閭即醫無閭東北幽州山

箋 召豐隆先導者取其迅速無阻也問太微集重陽謁上帝之宮造旬始之殿觀清都之居由其已得至道仙凡迴別故所至之地出入直達遊天既畢下觀古帝先遊東方者帝出乎震木德之君其帝太皥故首先求見伏羲

聽直 曰命曰排曰登曰召登天之氣焰驅使如意也曰導曰問初至而索途也曰集曰入曰造曰觀者既至而縱步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箋 騷經云屯千乘此則萬乘見車騎之多勝前十倍矣

騎驕騎膠葛以雜亂兮班隨從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過正東也兮吾將過乎句芒少皞之子重太皞之臣

箋未謁其君先過其臣亦求其先容之意

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

箋太皞謁畢依次即當右轉以謁炎帝奈南方昏暗恐其不明故暫緩南行直蹤天徑以西先謁西皇

風伯爲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少皞之子該西皇之臣乎西皇少皞金天氏

箋 西皇君臣旣遇前欲詔西皇使涉余者今則不煩其麾蛟龍以爲梁而自能涉矣

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 叶基

箋 前欲指西海以爲期者悵此志未遂今旣能上天下地矣何妨擥彗星以爲旍舉斗柄以爲麾極海外之游以滿我素願游驚霧者已至天之盡處惟見黑霧茫茫流波洶洶不得不驚而作回轅之想矣

時曖曃 暗 其曭 日不明 莽兮召元武 北方七宿龜蛇也 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 謂掌領從行者 選署衆神以並轂

箋 西海旣回欲往遊北方時天旣昏黑北絡寒門之地太陰之方恐路多魑魅故備將相選衆神並轂以驅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

【箋】徐弭節葢憚其日暮而路又遙遠使雨師徑待右雷公爲衛者防夜中之不測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欲北而不肯徑行又欲先遊南方以担撟音絜叶蹻軒舉也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

【箋】自聞至貴以來內氣既足外養又充借度世爲忘歸計豈欣欣自喜爲遨遊媮娛地耶然而不能不恣睢者葢東西之遊既畢若逕往北方置故土於度外似又太矯不得不先轉轡南遊姑置北遊於事後

涉青雲以汎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

邊馬顧而不行

箋 前云終不返其故都是已置楚於度外此忽云涉青雲以汎濫者盍因惢睢一念之差遂至萬感交集初不計其忽又路過故鄉也曩見僕夫悲今則余心悲矣曩恨未聞至道苦爲時俗所阨致遭沈鬱之冤今既超脫塵凡矣然汗漫空遊會何補於國事思念及此能不悲哉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汜容與者遲遲去故國之意也

箋 既臨睨故鄉思念舊故便當歸楚然終不反故都之言不能忘故自弭其悲以行耳

指炎神 南方之帝炎帝其臣祝融 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 南海之波濤瀬瀚也 而自浮 叶皮

箋 既過楚境則南疑爲近故先謁炎帝

祝融顓頊之子黎原之二世祖也戒而蹕御兮裔孫遠來故止而留之騰告鸞鳥一句總提以下皆祝融告敕鸞鳥之詞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叶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元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迤蜲蜺便娟以增撓同繞兮鸞鳥軒翥而翔飛一句總收見鸞鳥亦隨衆鼓舞而樂賓也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箋 南方爲楚封域時當懷襄陵夷甚矣祖宗在天之靈有不愀然悲者乎祝融憤楚之亂憫原之忠故張樂奏技以樂其志而解其放逐之冤也焉乃者原欲北謁顓頊不忍遽違祝融厚待之美意故欲逝而徘徊也

舒并節雙節旌以馳鶩兮逴遠也絕垠乎寒門叶北極之門軼迅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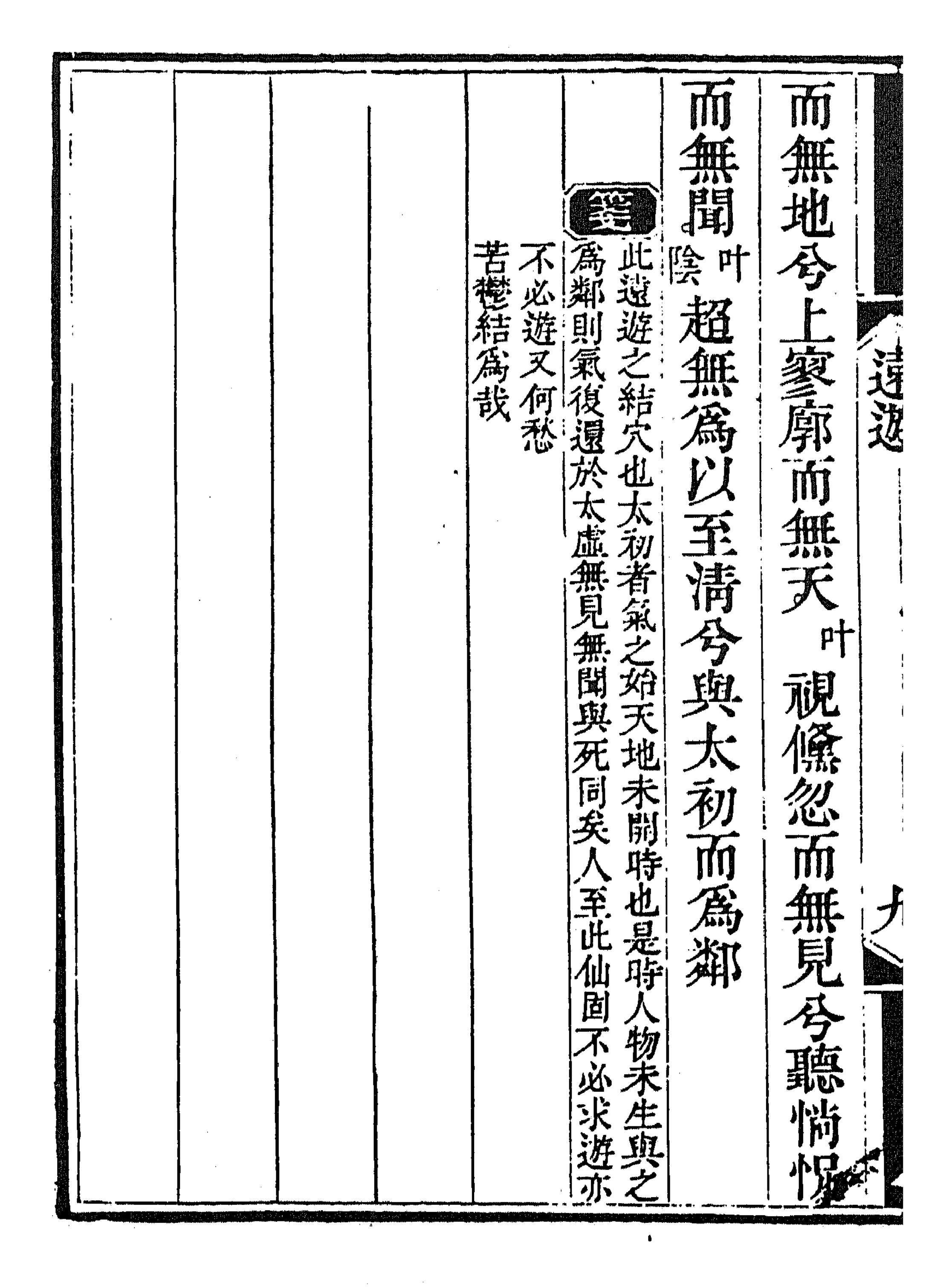
於清源北海兮從顓頊乎層冰北方帝顓頊高陽氏其臣元冥

箋 項乃原之始祖欲往求其程法以爲今日治楚規模故軼迅風而上謁也收到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爲一篇之眼

歷元冥少皞子修以邪徑兮乘間維天有六間地有四維謂由斜逕而乘北隅之間維也以反顧顧楚也召黔嬴造化神名而見之兮爲予先乎平路喻平其政刑剷去奸佞

箋 原由南至北不欲再過故都必須迂道行道迂則必邪原係高陽苗裔豈可由邪徑見邪邪徑既不可行而楚之道路又甚艱險不平非召黔嬴先平其路不可行也不得不舍而之他矣

經營四荒兮周遊六漠上至列闕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叶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叶陰超無爲以至淸兮與太初而爲鄰

箋此遠遊之結穴也太初者氣之始天地未闢時也是時人物未生與之爲鄰則氣復還於太虛無見無聞與死同矣人至此仙固不必求遊亦不必遊又何愁苦鬱結爲哉



箋

卜居變兮字爲乎字極騷體之變實前所未有其問卜之辭不過欲明己之廉貞並借以譏當世之事婦人者前後隱躍其辭而中間哫訾突梯特用兩長句見意妙在全作滑稽語而詹尹之釋策亦不明言其故但答以用君之心二語正機鋒相對筆如蚪龍夭矯不可覊勒

評註

此三年未知何時辭其詞意疑在懷王斥居漢北之日也居謂所以自處之方以忠獲罪無可告訴託問卜以號之其謂不知所從憤激之詞哫訾喔咿諸語皆深肖上官靳尚鄭袖情態而著其讒嫉之私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志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廼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予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箋 已上卜居賦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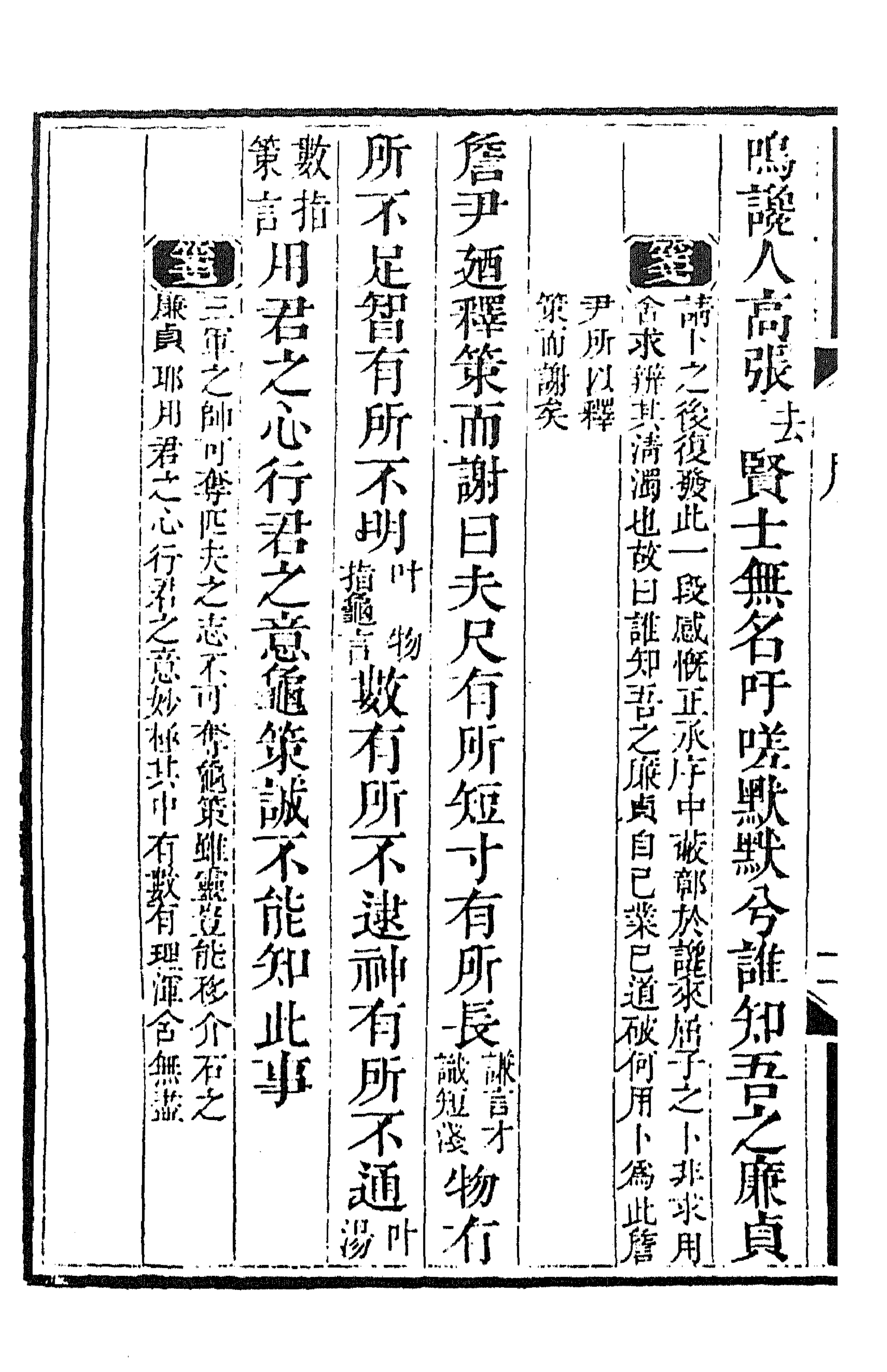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盡心君國）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役情世俗）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歸隱田間）將遊大人以成名乎（曳裾朱門）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逆鱗直諫）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違義苟免）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出世養性）將哫訾（以言求媚也）慄斯（飾為恐懼）喔咿（欲言不言）儒（侏儒）兒（嬰兒皆柔媚取悅之容儒兒一作嚅唲洪注喔咿嚅唲皆强笑貌）以事婦人乎（腆顏以奉宮闈）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澾貌）滑（骨）稽（嘲笑取悅）如脂（脊）如韋（愞苹）以絜楹乎（如丁人以絜柱取共周而不觚也）

玉曆 日史記索隱滑如字稽音計王叔氏叔子滑稽轉注之器若酒巵之類以比人語言捷給應對不窮也補註滑稽酒器轉注吐酒終日不竭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總結上八條以明問卜之意

何曰 主意已定姑用抑揚之詞以抒其憤开一正一反反復陳之奇絕橫絕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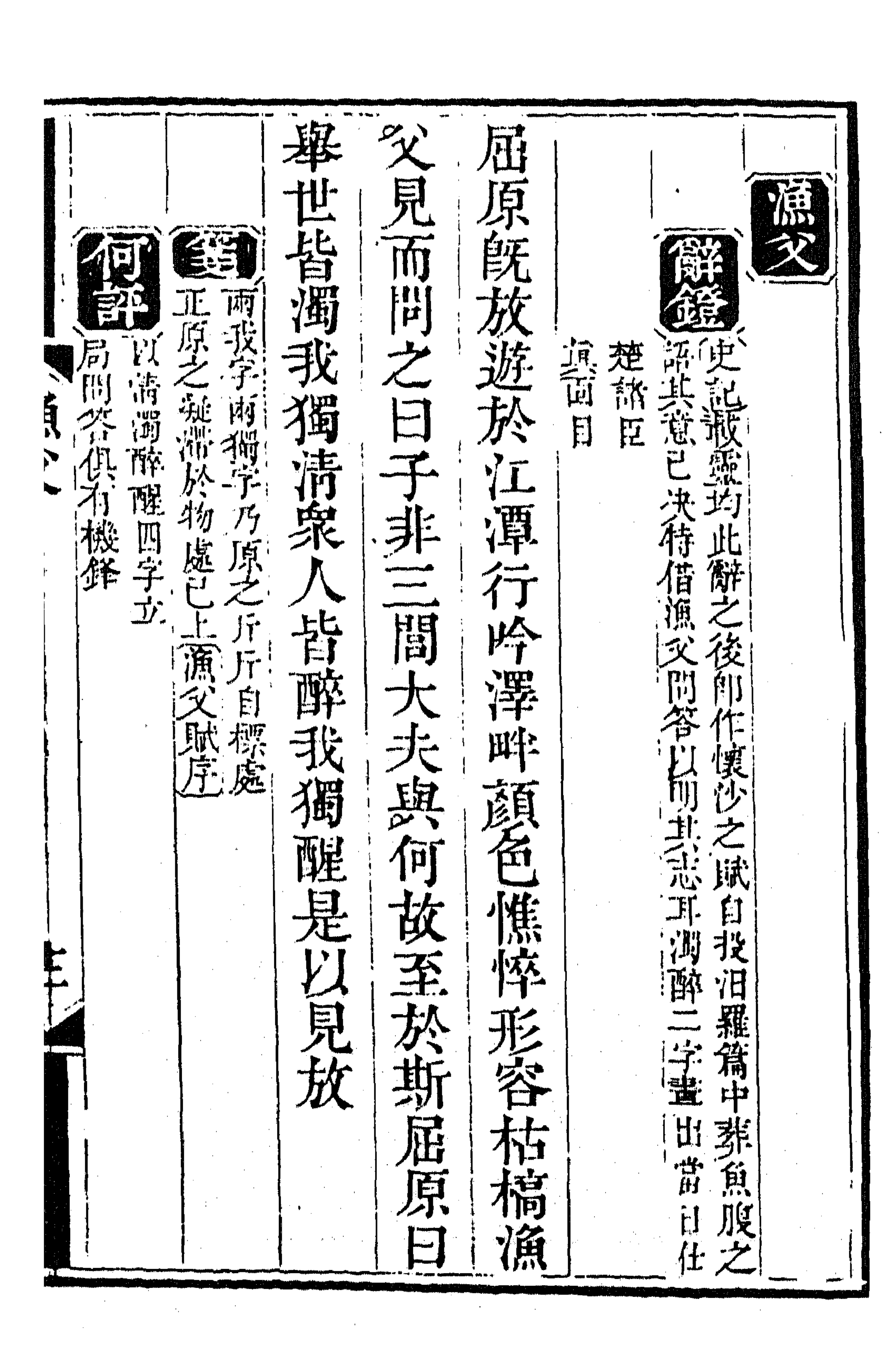


嗚讒人高張（去）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箋　請卜之後復發此一段感慨正承序中蔽鄣於讒來質于之卜非求用舍求辨其清濁也故曰誰知吾之廉貞自己業已道破何用卜爲此詹尹所以釋策而謝矣

詹尹迺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謙言才識短淺）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叶物）（指龜言）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叶湯）（數指策言）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箋　三軍之帥可奪匹夫之志不可奪龜策雖靈豈能移介石之廉貞耶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妙極其中有數有理渾含無盡



漁父

辭箋 史記載靈均此辭之後即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篇中葬魚腹之語其意已决特借漁父問答以明其志耳濁醉二字畫出當日仕楚纍臣眞面目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箋 兩我字兩獨字乃原之斤斤自標處正原之凝滯於物處已上漁父賦序

何評 以清濁醉醒四字立局問答俱有機鋒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叶披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註 推者推彼而去之移者移此而就之也淈其泥水不失其爲清餔糟歠釃醒不嫌於溥醉也務深思者必遺忘縣高舉者必蹈危此皆凝滯而不善推移之過也

何評 頗類蒙莊氏之言然屈子胸中自有定見不以人言而惑也獨醒獨清此公久已自爲中流砥柱寧赴湘流葬於魚腹而不之悔耳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必彈之振之者恐衣冠中尚有宿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叶莫悲反者乎寧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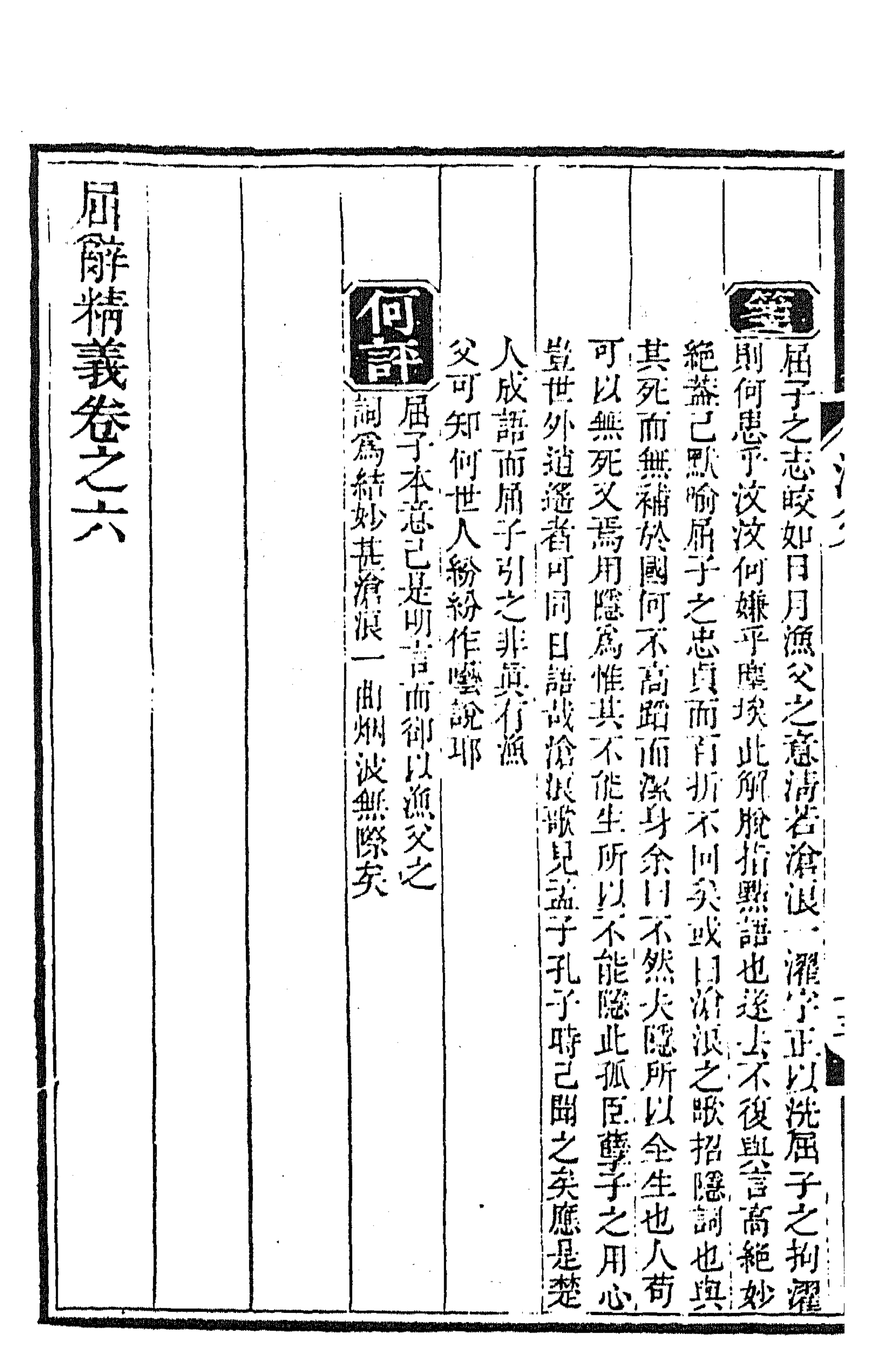
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叶衣乎

箋 漁父之辭未嘗非處亂世之道然在原有萬不能已者宗臣之誼休戚相關寧爲史魚死不效甯武愚志各有在物字緊對上物字言我之所以不能與世推移者正爲此物此志也

何評 兩問兩答雖以漁父作結而意實自表謂非不知推移之用有所不忍故耳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各成

其是



箋 屈子之志皎如日月漁父之意淸若滄浪一濯字正以洗屈子之拘攣則何患乎汶汶何嫌乎塵埃此解脫指點語也遂去不復與言高絕妙絕蓋已默喻屈子之忠貞而百折不回矣或曰滄浪之歌招隱詞也與其死而無補於國何不高蹈而潔身余曰不然大隱所以全生也人苟可以無死又焉用隱爲惟其不能生所以不能隱此孤臣孽子之用心豈世外逍遙者可同日語哉滄浪歌見孟子孔子時已聞之矣應是楚人成語而屈子引之非眞有漁父可知何世人紛紛作囈說耶

何評 屈子本意已是明言而御以漁父之詞爲結妙甚滄浪一曲烟波無際矣

屈辭精義卷之六

是書草創於春夏裁汰於秋冬稿凡五易實掃盡
前人一切巵言蔓語獨開生面差以自喜然氷硯
雪窗黎明即起篝鐙而止擁爐自寫指爲之腫目
爲之眩所賴以禦寒者晨惟苦茗數碗薑茹一片
而已嘉慶辛未除夕鐙下覆較畢爰識四絕
瓣香終歲手無停讚亦紉蘭學註經倘得名山藏不朽
精誠長託楚騷靈
研朱刻翠染湘筠洗盡鉛華漱玉津畫出美人眞面目

直教天女叫蒼旻

弟子邈難追宋景弔騷空憶賈諸生漫漫雲霧八千古

誰與登堂把臂行

桑榆晚景愛難收午夜籌鐙寫素秋他日淮南堪作傳

不妨辛苦說蠅頭

跋

文自六經外惟莊屈兩家夙稱大宗莊文瀰瀚屈詞奇險莊可以御空而行隨其意之所至以自成結構屈則自抒悲憤其措語之難有甚於莊盞忠旣不見亮於君內而鄭袖則王之愛姬外而子蘭則王之愛子且滿朝黨人皆王之親信中外棊布稍涉國事有干誹謗得咎更甚不得不託諸比興以申其邑鬱之懷故運思落筆都借寓於奇險之徑使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洋洋纚

纚滔滔汩汩無義不搜無典不舉而起伏照應頓挫迴
環極文人之能事故能與漆園並驅千古前儒詁釋紛
紛無不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家自以爲獲荆山之璧
然求其旨趣合拍機神洞達識旣不足以透徹精微而
學又不足以鉤深致遠故總無當於作者之心餘若諸
家則膚辭剩語冗蔓滿紙客歲奮志斯役潛心一載今
正復加訂正由春迄夏不惜午夜篝鐙探賾索隱務期
大暢厥旨恍若親炙於屈子之靈而受其耳提面命之

教也故每於展讀之際覺屈子神光猶𤇾𤇾紙上能不肅然恐悚然而悲其志也至於獵取諸家粹語亦惟披沙揀金不敢怖其河漢亦不敢信其矯强一言之合必慎所擇取冀其廣播士林不肯令昔人一片血心埋沒千古也嘉慶壬申夏五端陽素村禮漫識於修梅山館